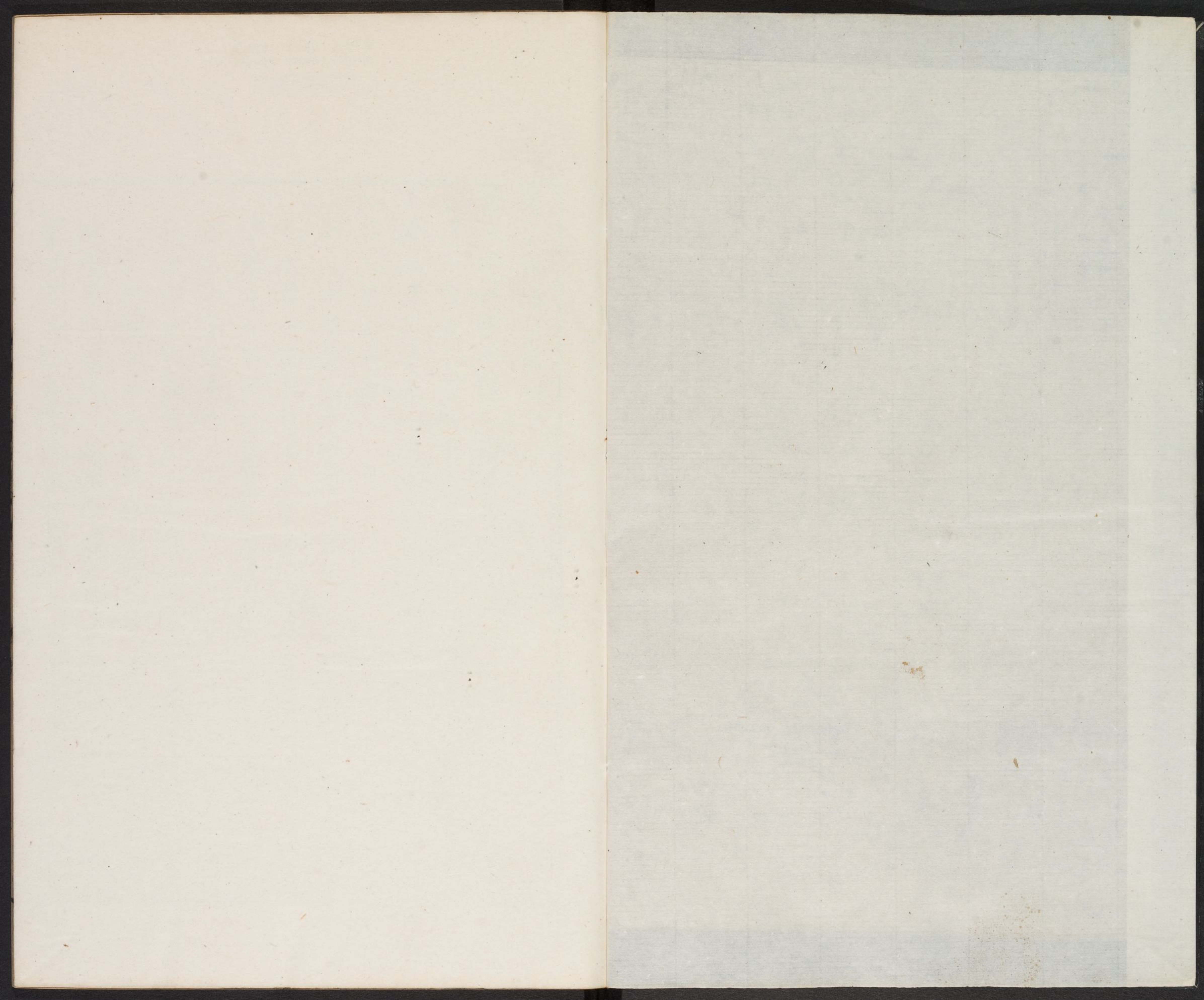


T 110 / 2452 B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一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鄭氏曰禮若人身體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也入室必由戶猶三百三千皆由誠也

孔氏曰自此至殷因一節因上禮之有稱故此以下廣明三代之禮皆由誠信乃合也禮若人身體也髮膚骨肉筋脉備足乃為成人也體雖備設之不當則不成人設禮不當亦不成禮也禮有大者謂有大及多為貴也有小者謂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有小及少為貴也有顯者謂有高及文為貴也有微者謂有素及下為貴也大小顯微各隨其體而設禮不得當也

嚴陵方氏曰體有上下有左右各有所用不可易也易則無用故曰設之不當猶不備也以多之為美故大者不可損以為小以少之為貴故小者不可益以為大以外之為樂故顯者不可揜以為微以內之為尊故微者不可大以為顯經則簡曲則煩及歸於道之極則一而已中庸又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蓋禮之大經其義則於三百禮之威儀威儀有至於三千其言互相備也

馬氏曰百骸九竅具然後足以為人大小精粗備然後足以為禮古之言禮者內之為本外之為文多之為美少之為貴凡此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小大微顯設之皆當禮

之所以備也經禮者曲禮之總曲禮者經禮之別經禮則體經以盡其常曲禮則致曲以盡其變經禮至於三百之多曲禮至於三千之多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雖其多至於如此之不同而其趨於誠則一也三百三千者蓋言數之多而已

延平周氏曰戶譬則禮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傳曰嘉事不體何以能久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鄭氏曰若順也竭情盡慎謂以少小下素為貴也美而文謂以多大高文為貴也

孔氏曰求竭己情盡其戒慎致其恭敬而內行誠順故須少小下素求諸內也威儀之美文章顯著而外行誠順則

以多大高文章之外也

嚴陵方氏曰禮雖不同至於致其誠則一而已竭情盡慎致其敬則誠之存乎內者美而文則誠之發乎外者或內或外皆不離乎誠故每以誠言之

山陰陸氏曰誠之所在常自若也不為質文加損

四明沈氏曰若不是順表裏相稱內外相似之謂若即誠意發為禮文故謂之若今人禮文多溢於誠意則為偽矣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擻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

鄭氏曰直而行若始死哭踊無節也曲而殺若父在為母期也經而等若天子下至士庶人為父母三年順而討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為節討猶去也

擻而播謂芟殺有所與也擻之言芟也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使虛也推而進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放而文若天子之服象日月以至黼黻放而不致若諸侯自山龍以下順而撫若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

孔氏曰此經廣明禮意不同直謂任己天性而行也經常也常而等謂自天子以下雖尊卑有異而服其父母則同等也順猶順序自天子以下轉相降差是順序而稍去之也播布也謂君祭而臣助祭下至胞翟悉有所得是芟上貴之分以布徧於下也放法也法天以為文也致極也諸侯以下亦有放法而不得極也撫猶拾取也君沐梁士卑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

嚴陵方氏曰直而行者謂行吾誠於內而無所屈若凶事不詔至敬無文是矣曲而殺者謂為所隆者厭而不得伸

若父在為母期君燕不以卿為賓長是矣經而等謂順禮之常無貴賤一也三年之喪男有昏女有嫁是矣順而討者謂順人之情而有法以治也若順君臣之義以治朝廷順父子之情以治閭門是矣擗而播者謂擗此以播於彼若旅酬之逮賤餽餘之逮下是矣推而進若兄弟子猶己子是矣放而文謂觀象放法以致其飾若天子之服衮冕其旗大常是矣放而不致若諸侯之服自鷩冕而下其旗自龍而下是矣順而撫者謂順人情而有所取若孔子純儉以從眾拜下以從禮是矣

江陵項氏曰有經而等經謂不變等謂同也禮以變為文以不同為節同而不變則若父母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皆一等事也此章凡九條皆以反對為文獨經而等無反對者則外八條皆變而不同即此一條之反對也先儒以

順而討為對非也順而討自與順而撫為對脫簡誤在章末耳討去也撫取也順而去謂自下而上每等減去以去為順此以多為貴者也順而取謂自上而下每等取加以加為順此以少為貴者也取猶君取一臣取二之取廬陵胡氏曰討求也若郊特牲殷人先求陽周人先求陰順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鄭氏曰一也者俱趨誠也由用也素尚白青尚黑者也言所尚雖異禮則相因耳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

孔氏曰此一節廣明三代損益不同三代所行之禮雖各

別一皆趨於至誠民亦共用誠如一也尚白殷禮也尚黑夏禮也夏以十三月為正於時草之萌芽變白而青也夏正尚黑故知青為黑夏先殷後今先云或素者記是周時今欲見周因於殷殷因於夏禮也以青為黑以黑為黃即指鹿為馬之類鄭去胡亥既近相傳知之

嚴陵方氏曰三代之禮所異者迹所同者道故曰一也道者君之所獨得其民由之而不知故曰民共由之或素或青者言質文之相變也言素則知青之為文言青則知素之為質蓋天地之文始於春天地之質始於秋故也夏造殷因者言夏造之於前殷因之於後也以迹之相變雖或有異道之相因未始不同故其言如此言殷之因夏則周之因殷從可知矣

廬陵胡氏曰一謂上九事三代同也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

鄭氏曰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就養無方此亦周所因於殷也夏禮尸有事乃坐殷無事猶坐周旅酬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合錢飲酒為釀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禮仲秋乃命國釀

孔氏曰此一節論三代尸禮不同殷人坐尸周因坐之詔告也侑勸也子事父母就養無方故在宗廟之中禮主於孝凡預助祭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無常人也案特牲延尸及詔侑相尸之禮皆是祝官則是有常而云無常者謂但是祝官皆得為之不常用一祝也其禮亦然者謂周禮坐尸及詔侑無方之禮皆因於殷禮故云亦然其用至



誠之道一也夏禮質言尸是人人不可久坐神坐故唯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尸倚立以至祭竟也殷因夏禮而損其不坐之禮益為常坐之法是殷轉文也周又因殷而益之旅酬六尸謂禘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大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為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為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而周益之然大禘多主唯云六尸者毀廟無尸但有主也曾子引世事證周禮旅酬凡斂錢飲酒必令平徧與周禮次序旅酬相似

吳郡張氏曰自秦時祭祀無之齊而立尸之義不見也嚴陵方氏曰夏立尸而殷坐尸殷雖坐尸而詔侑未必無方周則文又備不唯坐尸而且詔侑無方為此特文備之事爾而於禮莫不然也故曰其禮亦然以其道未始不相

因故曰其道一也

山陰陸氏曰案周九廟而旅酬六尸則旅酬蓋言成康之世而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蓋以時祭何必大禘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一獻燔一獻孰

鄭氏曰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大饗禘祭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燔沈肉於湯也血腥燔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以尊遠為敬近人情為褻近人情者若一獻孰飲食既孰是人情所欲食最近人情也既近人情非是敬之至極也犢血於人最遠故郊薦血以為極敬也鄭知大饗禘祭先王者案宗伯以肆獻裸饗先王以下

宗廟之祭凡有六饗此云大饗饗中最大故為禘也此大饗之文在郊血之下故知非大饗帝也腥生肉也去人情稍近也知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者以冕服差之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冕子男之服子男五獻以下差之也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宜三獻也祭羣小祀則玄冕宜一獻也血為遠腥次之燔稍近孰最近遠者為古近者為今一祭之中兼有此事故云備古今也案宗伯祭廟以裸鬯為始祭社稷五祀以血為始此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者謂祭祀初始降神之外於正祭之時有此郊血大饗腥之屬也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燔有孰此云郊血是郊有血也郊特牲云血毛告幽全是宗廟有血也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是三獻有血也楚語云禘郊則有全烝是祭天有孰也有孰

則有腥可知也宗伯云以肆獻裸饗先王是大饗有腥有孰也此云三獻燔宗伯云以血祭社稷五祀既有血有燔明有腥有孰可知也皇氏曰郊天與大饗三獻並有血腥燔孰今所以各言者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燔孰雖以郊為主其祭天皆然也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於戶外薦血腥也雖以大饗為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其三獻之祭血腥與燔一時同薦凡薦燔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是也至正祭薦燔之時又薦血此文是也若羣小祀之屬唯有薦孰無血腥燔也以其神卑故耳先薦者設之在前後進者設之居後

沈氏括曰祭禮有腥燔孰三獻舊說謂腥燔備大古中古之禮予以為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為無知則不仁以為

有知則不智薦可食之孰所以為仁不可食之腥爛所以為智又一說謂腥爛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一或謂鬼神嗜腥爛此雖出於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也或有此理未可致詰

延平周氏曰獻以血非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天獻以孰乃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羣小祀蓋禮之近人情者非禮之至也爛與孰以牲言質與文以禮言

嚴陵方氏曰全乎天者莫如血故用之於郊近乎人者莫如孰故用之於獻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且由爛而上則尚氣而已至於孰則又尚味焉故郊特牲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延平黃氏曰人情天道相為遠近者也禮之近天道者人情遠焉非禮之宜也鬼神之卑而親者不可以此事之禮

之近人情者天道遠焉非禮之至也鬼神之尊而遠者不可以此事之君子事其尊而遠者以意為主事其卑而近者以物為主故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以我之意達之物之形氣不足與焉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槩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則以物之氣達之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鬻辜祭四方百物則以物之形達之一牲之微投之於淵瘞之於土鬻而磔之將為四方百物之報豈足致之哉形氣之中先王誠意之所寓故足以致焉日月星辰觀師雨師有象者也山林川澤四方百物有形者也有象者以物之氣臭祀之有形者以物之形體祭之是則可矣上帝則如之何致之哉無形也不可薦之以味無象也不可達之以氣郊之血禘之腥三獻之爛一獻之孰自孰至血其去人情遠矣祀帝足乎先王以為末

也泰壇之禋羔羊之求未孕之牲陶匏之器無文也無情也無味也用血而已豈禮之至哉五者未離乎物非其所恃以格帝者也以寄其敬而已先王之於天神也以誠意動之以精意接之定之以七日之戒齊之以三日之宿不御色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眊滌濯蒞玉嘗省牲饌奉玉盥贊幣爵告時告備告純告潔以誠其意而已心齋以致其精意祭祀之齋以致其誠意先王所以使人誠其意誠者將以致精焉人之意粗則交於物精則交於神蓋其理也有無之間帝之神固在焉古之聖王精神與帝感通夢帝賚予良弼蓋精神之接於帝也

氏曰薦以血人情之所遠也而反以事天獻以孰人情之所近也而反以祭小祀至於大饗之用腥三獻之用燔則先王重本賤常之道蓋可見矣然非特此而已籩豆之

薦可食而不可嗜袞冕路車可陳而不可好宗廟之器可用而不可便其利此先王交神明者非以同安樂之義也尊用玄酒而不以醴醖冪用䟽布而不以文繡席用橐鞬而不以莞簟至於俎用腥魚豆先常豆大圭之質素車之樸蓋先王之道不可同於安樂之甚由是觀之禮行於祭祀之間散於形氣之末凡所以不近人情者其意至矣詩之辭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並神祇祖考之所以安者安於禮而已來燕來寧則以君子之道禮之也酒貴清而不貴多周尚臭故曰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先王之道豈求異於人情邪亦以禮之既至而物有不足用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感故魯

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鄭氏曰作起也敬非已情也已猶甚也慤感愿貌大愿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或為郊宮惡當為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也配林林名繫繫牲於牢也戒散齋也宿致齋也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擯詔告道賓王者也相步扶工也皆為温藉重禮也詔或為紹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子行禮當有積漸君子行禮非是徒起而致已之情皆有所由以為始也周禮上公九介侯伯

七介子男五介七介舉中言之司儀賓至大門陳擯介交擯三辭畢君迎賓拜辱至大門三讓三讓入大門主君每門讓賓一辭是三辭三讓若不為此則太急感情無由達也周人出自靈威仰則后稷配靈威仰也魯人無后稷之廟今將祭天先於類宮告后稷以將配天是先告卑後祭尊也惡池小川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先告惡池配林然後祭河及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充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三月繫也祭前七日於七日之中散齋前三日則嚴宿以致齊積漸敬慎不敢偏切也賓主相見有擯相詔告作樂之人無目有扶相行步温藉之至極也皇氏曰温謂承藉凡玉以物溫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也嚴陵方氏曰禮之情常直而略禮之文常曲而詳情文相

須不可以偏廢此禮之所以行也然則禮之作也豈徒直情而徑行哉亦必有所由始以曲爲之文而已由始焉有所先也以其有所先而不遽作故能委曲以成其文焉自七介相見而下至溫之至皆其事也相見必以介者所以達其情辭讓而後至者所以舒其行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則讓亦猶是也鄉飲酒日月者三日則成鬼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此辭讓之數必以三也有事謂祭也將有事於大必先有事於小焉所謂有由始也林則木之所積以其從祀於泰山故曰配林七日戒即祭統言散齊七日以定之是也三日宿即祭統言致齊三日以齊之是也此皆先事而備焉故曰慎之至擯於賓執事以奉主者也詔於主傳命以告賓者也相步則相瞽之步者賓主相接而後禮行瞽相相資而後樂作則緩而不迫和而無乖故曰溫之至也

馬氏曰君子之於禮情在此將有以致其情於彼所以致其情者非任性直前蓋有以先之也大者小之所積由小而至大莫不有漸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有事於頻宮者凡以此也不如是則情失於慤且感矣與夫直情徑行者無以異也然則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魯人有事於上帝蓋非禮也天子祭名山大川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齊人有事於泰山亦非禮也然而記者取之而不非者取其有大小先後之序也

山陰陸氏曰禮出於自然非作之也夫禮一於本而已則或失之愿是故以介相見辭讓而後至自道觀之去本遠非其至也自禮觀之去用遠亦非其至也故此篇反覆言之如此荀子曰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

以歸文一也魯人告后稷於禴宮以配上帝晉人告惡池以配河齊人告配林以配泰山雖曰告之實以肄習其禮即事有漸也

延平周氏曰惡池與河皆沈祭之屬配林於泰山皆血祭之屬而禴宮獨非禋祀之屬者諸侯之有郊禮之變也唯其為禮之變故事之所先者亦異也攝心為戒果設心則已故不宿不宿故特為齊之散者耳既攝心矣而又宿故為齊之極至也

長樂陳氏曰孟子曰禮之於賓主有擯以輔賓而詔之以其義則賓主之通情矣故曰禮有擯詔周官眡瞭凡樂事相瞽有相以道瞽而使之步亦步則周旋之節得矣故曰樂有相步蓋禮以和為用而有擯以詔之則凡此外作者罔不和矣樂以和為體而有相以道之則凡有中出者罔

不和矣外和而內或否焉內和而外或否焉皆非所以為溫之至也然則所謂溫之至者得非內外俱進於和歟然禮有擯詔亦有所謂不詔者凶事不詔是也

廬陵胡氏曰非自我作古直任己情春秋傳禮與天地並言已久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橐鞞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鄭氏曰哭泣由中非由人也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也二者反本也穗去實曰鞞禹貢三百里納鞞服醴酒以下三者脩古也有主謂本與古也可述而多學以本與古求之而已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之所設反本脩古故可述而多學也

由其反本脩古故不忘其初本謂心也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啼號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朝事謂朝廷之事以樂奏音樂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玄酒水也尚上也割刀今刀也鸞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古刀遲緩莞簟今之席也詩下莞上簟乃安斯寢言其精細可以安人橐鞬除穗粒取稗橐為席四時祭祀陳尊玄酒在醴酒之上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郊祭不用莞簟之安而設橐鞬之粗席是皆脩古也

長樂劉氏曰反本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能使人制其邪情復於正性致中和以遜五品故曰反本也脩古者謂聖人雖緣人情制為五禮然皆稽考前古事循厥始不敢創作也或損或益乘時之宜然亦弗敢忘乎其初也嚴陵方氏曰物有本末時有古今然逐末之流而不知其

所反從今之便而不能有所脩則先王之禮意亡矣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反之脩之則不忘之故也本末一物欲追還之而已故於本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焉故於古曰脩此其別也言凶事則知朝事之為吉禮言朝事則知凶事之為喪禮凶事不詔則朝事必詔可知朝事以樂則凶事無樂可知朝事之籩豆以象朝事其親所進則朝事固祭之始也祭義曰樂以迎來正謂是矣有擯詔所以示相接之文也凶事則用情而已故不詔樂以侑食所以盡事生之禮也祭則如在焉故亦以樂夫於凶事則用情朝事則如在豈非反本者乎簟竹也鞬正作結橐鞬也主猶賓主之主以其眾之所從故也蓋本者末之主故先王之制禮也必反之古者今之主故先王之制禮也必脩之此之謂有主夫少則得多則惑以其有主則雖多不惑故



可述而多學也

馬氏曰禮不獨有以成於文蓋將以反本也不獨有以備於今蓋將以脩古也皆不忘其初者也不忘其初仁之至也然今之禮便於用古之禮不便於用古玄酒可尚而不可用鸞刀可貴而不可尚橐鞬可設而不可安凡此皆禮從宜之意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先王之制禮必有主者知其情也則制其文使夫述之者因其文而探其情故可述而多學者非有以知其情也推先王之制禮必知其情而有所主此聖與明之辨也

氏曰聖人之用禮必欲其情文具舉本末並行然後為禮之至醴醎雖陳不忘在室之元酒割刀雖用不忘聲和之鸞刀腥孰薦矣不忘於血毛巾黼冪矣不忘於疏布和羹之味必貴於大羹之淡莞簟之安必貴於橐鞬之設是

皆欲其本末情文之具舉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鄭氏曰致之言至也極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作事云為非禮不可內猶心也物萬物也察分辨也外欲觀察萬物而心不由禮則察物不能得也無禮既不為民物敬信故禮為萬物之至極也

馬氏曰觀物在目必有主於心欲觀其物而心不盡在焉莫能觀也觀物本於心心不可以無節無節於內則觀弗之察矣所以節之者禮而已禮有以節於內則不以物亂觀不以觀亂心則物之自外至者皆可得而察也故欲觀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禮運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

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與此同義

延平周氏曰道常無名惟命之理猶為物而已嗜慾多者天機淺故無節於內觀物弗之察矣禮者所以節於內者也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禮者性命之理而已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性命之理必寓度數故曰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

嚴陵方氏曰節者即物自然而為之制者也用是以觀物則萬物之情可見矣凡所以能度彼者以吾有度故也所以能量彼者以吾有量故也苟無節於內則所存乎已者未定何恃而觀彼哉故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禮者體物以致節者也故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蓋由禮乃能得物之情故也事無禮則不能無妄作故弗之敬矣言無禮則不能無妄出故弗之信矣

長樂劉氏曰能率其性則動為禮節能得其情則動中禮節用之以觀察天下之事物固有弗得其情者也故欲察物而弗由禮弗之得矣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皆謂至誠於禮以復其性以時其中然後用之應物必得其宜用之作事孰敢不敬用之為教孰敢不從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致謂極至也萬物由之各遂其性各正其命之謂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亶亶焉

鄭氏曰大事祭祀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上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達猶皆也亶亶勉勉也君子愛物見

天雨澤皆勉勉勸樂

孔氏曰此一節論必因其財物之性而致其義大莫過於天故順天時而起自作大事以下皆因財物之事為朝謂天子春分之旦朝日於東門之外為夕謂天子秋分之夕祀月於西門之外日是陽故朝旦用事月是陰故夕晚用事日旦出自東方故於東方而朝之月初生出自西方故於西方而祀之亦順天時也天地感祭而降雨澤人君愛物生而勉勉勸樂所以與天地合德也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鄭知大事謂祭祀也

永嘉周氏曰禮始於無所有而成於事為度數之間有其器而亡其物則不足以明禮有其物而亡其義則不足以為禮故曰君子之於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俎豆簠簋所以致陰陽之義也圓丘方澤所以致天地之義也圭璧

琮璋豈徒為美觀所以致其所執之義也黼黻袞冕豈徒為美飾所以致其所服之義也凡所以寓於酬酢應接之間至纖至悉未有不本於義而虛為之者故君子於此觀先王制作之意焉本之禮而備其物謂之有物用其物而達其義謂之有禮過乎此溺於無所有君子以為虛拘不及乎此則滯於形名度數之末君子以為不達禮豈不有其物有其義然後謂之禮歟雖然義者本也物者末也由其上而言之物可亡而義不可亡故君子為禮有時乎以義由其下而言之物亡而義隱故小人無義不足以知禮晚周之弊世之君子溺於文而亡其義故孔子嘗欲從先進之為而深嘆林放之問以救其失子貢知足以致其義而不明夫聖人所以為禮之備者遂欲去告朔之餼羊以為無益於禮則又過矣故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嗚

呼禮亡而其物存則猶可與也既亡其禮又亡其物則聖人所以為天下也幾乎息矣然則禮之義非聖人有所不能盡而所以行之天下傳之後世賢者所以俯就不肖所以跂及者舍夫物而論其義吾又不知其為禮也若夫區區形名度數之末而不明夫聖人所以為禮之意是又祝史之事而已故曰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然後為君子嚴陵方氏曰因其財物於外以致其義於內蓋先王制禮之意也下文所云皆其事矣大事若春有祠夏有禘秋有嘗冬有烝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大事之義以日之出於朝也則朝日於王宮之壇以月之見於夕也則夕月於夜明之坎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朝夕之義也因山之高而為事高之禮因川澤之下而為事下之禮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高下之義也然此皆財物之大者爾若悉而論之

凡天之所生苟可以為禮者莫非財物也故終之以天時雨澤君子達疊疊焉財物固皆天之所生天之所以生之者存乎時雨之澤天時雨澤君子達疊疊者為其足以致其義故也疊疊言勸勉於禮達言君子之人皆如是也若詩稱疊疊文王則言其勸也稱疊疊申伯則言其勉也易兩稱成天下之疊疊則兼勸勉而言之也

馬氏曰輕財而重禮先王之意也先王之制禮必因其財物者蓋將之以行也荀子曰禮以貨財為用記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故先王之制禮因其財物以致其義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順天時也至於祭祀亦天時也天時雨澤君子所以勉勉樂之而不倦非特以財物為可樂也樂其生財有道得以行其禮也

長樂劉氏曰作大事必順天時者謂天有時必資萬物之始地有時以資萬物之生必有歷象授民始生之候然後致力於農桑則國之大事成矣為朝夕必放於日月者謂天子春分之旦朝日於東郊六服諸侯因朝而助祭遂圖天下之事秋分之暮夕月於西郊六服諸侯因覲而助祭遂考此邦之功為高者必因丘陵因其高以祀天也為下者必因川澤因其下以祭地也三者聖人盡敬以行之祈陰陽之和致風雨之順所以育萬物而正其性命也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亶亶焉天時謂陽燠風寒雨澤各一時若君子賴之以達其勸勉農人之意於天下也

延平周氏曰作大事必順天時後天者也君臣相見於朝謂之朝相見於夕謂之夕為朝必放於日陽之義也為夕必放於月陰之義也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貴自

然也順陰陽天地自然之理故天人莫不助之所謂天時雨澤天助之也而君子皆勉勉焉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則所謂為高為下義不在冬至祀天夏至祭地也高為高而已下為下而已則不交也故又告之以天時雨澤君子達亶亶焉蓋陽降而下陰升而上和而後為雨此尾間之事也君子於此有覺焉

講義曰達亶亶焉達者言無時而不然也外而因於財物內而盡其亶亶其於禮亦云備矣然而所資以行禮者不可以非人也故下文言有德者尚之有道者尊之能者任之賢者舉之既已得人矣猶慮其不虔也於是聚眾而誓之若戒百官於庫門之內是也嗚呼禮之難行也如此柰何理之不明而可以輕議哉

金華應氏曰大事不止於祀若動大眾興大役必順寒暑之時而為之節為朝夕若日出而作日夕而息必因其有晝夜之經而為之限為高若築臺觀為下若蓄陂池必因其有高下之勢而始用其力天時雨澤蓋陽和融液仁德流行出於天運之自然而不容止也君子感之仁孝愛敬之心發於中而達於外者亦勉勉而不容已焉感之而敬天則雷出地奮必達其殷薦之誠感之而思親則雨露既濡必達其怵惕之心以至經綸於雲雷之屯宴樂於雲天之需裁成輔相於天地交泰之時赦過宥罪於雷雨作解之日皆所以達其亶亶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鄭氏曰古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誓眾重事也

孔氏曰自此至大治一節因上經論作大事必順天時故此經明舉賢任能敬事天地遂致龜龍降集寒暑順時先王貴尚有德之人尊崇有道之士任使有能之眾至將祭之時選舉賢能置之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又聚集其眾而誓戒之其有不恭則服大刑是也

馬氏曰夫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而聖人於祭不能自任其事則任之以人故有尚德尊道任能舉賢誓眾之事自尚有德至舉賢而置之則小大之官莫不具其職聚眾而誓之則小大之官莫不謹其職故於廟足以饗親於郊足以饗帝

嚴陵方氏曰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此舉賢而置之也郊特牲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

百姓也此聚眾而誓之也

金華應氏曰祭祀之所感惟有道德者易通乎神明故卜洛之誌祀屬之周召也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鄭氏曰天高因高者以事地下因下者以事也名山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于郊以四時所兆祭于四郊者也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謂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也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謂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為雨金為暘火為燠水為寒土為風南面立者視朝

孔氏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則上文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也但事天非在一所此謂封禪之時也饗帝則因其所卜吉土以為都饗祭五方之帝於都之四郊謂木帝於東郊火帝於南郊金帝於西郊水帝於北郊土帝亦於南郊又王者各祭感生之帝於南郊是也聖人尚德尊賢奉天事地陰陽既合嘉瑞並來以是之故聖人但南面而立朝夕視朝而天下大治

嚴陵方氏曰名山與王制所言同義告天謂之升中與周官登中于天府同義中謂事實也事之名在外其實在中故謂之中天府謂之治中亦此意因名山而升中則因高以告天也吉土卜土之吉者以為之兆也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即小宗伯言兆五帝於四郊是矣帝有五而郊止有四者以土繼火用事故亦兆於南郊也饗亦祭也以祭之

而見饗故謂之饗曰祭則以人而言其事曰饗則以神而言其禮也鳳雌曰凰以羽族故言降也龜龍鱗介之族故曰假四靈獨不言麟者以麟土畜土分王於四時言三者則麟在其中矣四靈之物至則無猶狝之患矣五行之氣和則無愆伏之災矣聖人夫何為哉故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也

馬氏曰天者高之極者也故為高必因丘陵因高而事之所謂因天事天也地者下之極者也故為下必因川澤因下而事之所謂因地事地也因名山以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因天之事也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事天之效也升中于天謂升中心之誠於天

延平周氏曰高下者天地之位也方圓者天地之體也故因天者高而圓因地者方以下巡守升中於四嶽則鳳皇未必降龜龍未必假迎氣饗帝於四郊則未必風雨節寒暑時蓋先王之時凡所謂和同天人之際者無不修舉然後升中饗帝為可以致此

山陰陸氏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燔柴瘞埋於此蓋有與旨存焉而昧者不知也吉土若周公卜洛是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鄭氏曰至教至德目下事也犧尊縣鼓俱在西禮樂之器尊西也小鼓謂之應犧周禮作獻君在阼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明日也西酌犧象象日出東方而西



行也東酌罍尊象日出西方而東行也周禮曰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和之至言禮樂交乃和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放之以為德故君立於阼以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月天垂日月示人以至極而為之教聖人法天之至極而為德罍尊在阼夫  
人所酌也犧尊在西君所酌也縣鼓謂大鼓也在西方而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而縣之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者案上云罍尊在阼當阼階堂上而設之則犧尊在西當西階堂上而陳之故君於阼階西嚮酌犧尊夫人於西房之前東嚮酌罍尊禮交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於堂上也樂交應乎下者謂縣鼓應鼓相應在於堂下堂之上下禮樂交相應會和諧之至極也鄭

註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卿夫人以下唯有東房故鄉飲酒鄉射尊於房戶間賓主夾之無西房也知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士喪禮主婦髻于室在主人西喪大記君之喪婦人髻帶麻于房中亦當在男子之西故彼註亦云則西房也又顧命云天子有左右房此云夫人在房又云夫人東酌罍尊是西房也故云有左右房

橫渠張氏曰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長樂劉氏曰天道無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至教也聖人無為而五品克遜萬邦以孚是至德也廟堂之上以下言禮法盛行人倫已厚聖人無為也唯以神道設教夫婦酌行禮樂於上俾民觀而化之不曰德之至乎馬氏曰天垂象以示人故為教之至聖人體天之所示以

成德故為德之至天道至教非無德也聖人至德非無教也所謂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至教之一端耳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至德之一端耳記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記者言之及此取其近於人而言之也君在阼東也則知夫人在西房也夫人在房內也則知君在阼外也

氏曰天所以立道者在陰陽聖人所以飾治者在禮樂陰陽立道教之所自出也故天道至教禮樂飾治德之所自形也故聖人至德陰陽之精其象著為日月故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所以定位禮樂之別其用見於夫婦故君在阼夫人在房夫婦所以定分分位定而天人不交不可以致和故廟堂之上壘尊象其動而在東者陽也夫人位則在房而東酌壘尊以陰而上交乎陽也犧象象其

靜而在西者陰也君位則在阼而西酌犧象以陽而下交乎陰也此禮所以交動乎上也廟堂之下大鼓以倡始而倡始陽道也其位則在西是以陽下交乎陰也應鼓以和終而和終陰道也其位則在東是以陰上交乎陽也此樂所以交應乎下也陰陽交通天人和同故曰和之至也

延平周氏曰天道無非教凡有象者皆至教也聖人無非德凡在於動作之間者皆至德也自壘在阼而下皆所謂至教至德者也雷陽也牛陰也故壘尊在左而犧尊在右者陰陽之位也以縣鼓而對應鼓則應鼓非縣乃提之者也以應鼓而對縣鼓則縣鼓非應乃倡之者也倡者為陽和者為陰故縣鼓在右而應鼓在左者陰陽之配也君在東阼所以祖日之生於東夫人在西房所以祖月之生於西此陰陽之位也君在東階而西酌犧象所以祖日之西

行夫人在西房而東酌壘尊所以祖月之東行此陰陽之配也君陽也夫人陰也君與夫人之禮交舉於上此陰陽之體見於禮者也六律陽聲也六呂陰聲也律呂之聲交應於下此陰陽之聲發於樂者也一陽一陰謂之道而道者德教之所自出也

講義曰禮有文有情情文兩至然後能通天地之大降於上下之神故上文升中于天則萬物得其理饗帝于郊則五行得其序禮治之作各由其類固有不召而自應者故聖人南面垂拱而天下底於大治蓋天運乎上其所以示人者有不言之教聖人法天其所以與天合德者有無爲之治故繼之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鄭註以爲目下事誤矣廟堂之上其禮交動廟堂之下其樂交應先後倡和不失其節則陰陽也夫婦也其理感通而未嘗或乖故曰和

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廟堂者宗廟之堂也亦見月令解然廟堂之名人君所居亦得稱之若傳所謂人君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是矣壘尊即明堂位所謂山壘也以畫雲氣於其上故於文從雷犧尊畫犧牛以爲飾阼東階也言阼則知西之爲階言西則知阼之爲東矣日月皆有明日本明月受日而明本明則大受而明則小大明生於東經所謂日出於東是也月生於西揚雄所謂載鬼於西是也此陰陽所以分也故曰陰陽之分君在阼夫人在房夫婦各位故曰夫婦之位犧象謂犧尊象尊也前言尊而不言象後言象而不言尊互相備也

慈湖楊氏曰犧尊有沙牛之象嘗官楚東知彼俗以牛之大者爲沙牛之爲物重遲而順者也人之所以去道遠者

以其輕肆放逸故多違也觀犧之象必不萌輕肆之心心不輕肆則道固未嘗不在我而陸德明輒更之曰沙尊蓋曰毛詩傳犧尊有沙飾孔疏不知牛之為沙謂為羽飾改讀沙為娑陸承其誤又并改犧為沙差之又差妄謂本之毛鄭受毛鄭誤甚矣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為牛形厥驗明著禮經之曰犧尊者不勝其多何得每更曰娑殊滋後人之惑周禮司尊彝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又讀獻為犧明堂位曰犧尊周尊也為一代之所尚獻必首用之故亦曰獻尊何以改讀為象尊為象形象之為獸其重厚為至其入水毅然悠然險莫能阻人之道心似之古列聖於禮器有不說之至教焉自道心已明者觀之足以默證聖心之精微也

沈氏

括

曰禮書言壘畫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今祭

器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予嘗得一古銅壘環其腹皆有畫正如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為飾如〇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回者雷字也古文〇為雷雷象回旋之聲其銅壘之飾皆一〇一回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漢書壘字囀蓋古人以此飾壘後世自失傳爾

山陰陸氏曰廟堂之上南面故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北面故縣鼓在西應鼓在東鄭氏謂禮樂之器尊西誤矣

長樂陳氏曰道之在天為陰陽在人為禮樂故陰陽之辨象為日月分為夫婦位為上下方為東西居為阼房器為鼓尊然禮之所以交動乎上樂之所以交應乎下或以陰而上交乎陽或以陽而下交乎陰蓋禮由陰作而極下有

以交乎上樂由陽來而極上有以交乎下天地交通成和之道盡於此矣有不為和之至邪周官大宰之禮典宗伯之大司樂皆曰以和邦國以諧萬民是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沿也均謂和之至不亦可乎禮器之論禮樂有言溫之至有言和之至何也曰四時之運春則陽中而暄氣以為溫夏居中央而沖氣以為和語曰色斯溫莊子曰心莫若和是溫在外而為和之始和在內而為溫之成上言禮樂之末節故言溫此言禮樂之妙用故言和

樂書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二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據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鄭氏曰自由也制禮者本己所由得民心也樂其所自成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濩伐而作濩武制禮以節事動反本也脩樂以道志勸之善也據伯玉衛大夫也名瑗君子之人達者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也君子慎所以與人將以是觀也孔氏曰前經明禮樂相交此經更論先王制禮樂以節事道志化民治下也禮樂俱是象其王業所由但禮據王業之初故云所自生樂據王業之末故云所自成先王以禮

為反本故用禮以節萬事樂以成王業故脩樂以道已志若能以禮節事以樂道志則國治不爾則國亂故治亂可知也觀其器之善惡而知工匠巧拙觀其人之發動所為而知其人之有知禮樂猶是也禮正而樂和則知其國治禮慢而樂淫則知其國亂也禮樂者與人相接之具君子治國謹慎其所以與人相接者將以是觀也

橫渠張氏曰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為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

處氏曰此言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樂記言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二者言禮雖不同而皆以報本於古言樂雖不同而皆以象成於今不以今而

忘古此禮之所以制不以古而廢今此樂之所以作明乎報本象成之意通乎古今之義言雖不同無害其為同也何則天下之理有始而後有生乾之萬物資始坤之萬物資生是也有生而後有成春生秋成是也即生與成而論之則生者為古成者為今此禮器所以言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也即生與始而論之則生者為今而始者為古此樂記所以言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也且以禮之所始者言之醴酒生於玄酒則玄酒者醴酒之始也故玄酒之尚焉釀羹生於大羹則大羹者釀羹之始也故大羹之貴焉所設必以藁秣者以莞簞之所生故推其始而報之也所謂言禮不同而皆以報本於古者故推其始而報之也所謂言禮不同而皆以報本於古者此也以樂之所成所生者言之作樂崇德是德者樂之所

自生也功成作樂是功者樂之所自成也黃帝有潤澤之  
 仁故作咸池以象之舜有繼紹之義故作大韶以象之是  
 咸池大韶之樂非黃帝虞舜則無由以生無由以成也湯  
 護民於塗炭故其樂曰濩武王繼伐於一怒故其樂曰武  
 是濩武之樂非湯武則無由以生無由以成也所謂言樂  
 不同而皆以象成於今者此也雖然禮器以禮為主故先  
 禮而後樂樂記以樂為主故先樂而後禮此立言之法若  
 夫檀弓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必以本為言者  
 蓋檀弓所言以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則  
 有不忘祖之義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謂之本歟  
 禮自外作故先王制之以節事樂由中出故先王脩之以  
 道志其節事也若官爵得其序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  
 於事凡眾之動得其宜是已其道志也若韶以繼為志夏

以大為志發揚蹈厲太公之志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是也  
 馬氏曰禮所以報本故反其所自生樂所以彰德故樂其  
 所自成記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別而言之  
 則禮者反其所自生樂者樂其所自成合而言之樂亦反  
 其所自生也禮所以約人之外故以節事事者自外作者  
 也樂所以和人之內故以道志志者由中存者也禮雖約  
 人之外未嘗不在內記曰禮節民心樂雖和人之內未嘗  
 不在外記曰樂和民聲別而言之則禮在於外而樂在於  
 內合而言之則禮樂之情同也觀其禮樂之得則知其治  
 觀其禮樂之失則知其亂所謂治者非必已治也所謂亂  
 者非必已亂也達其得失之機則治亂之將形皆得以知  
 之矣自非智足以及則不能達故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  
 均是器也而器之巧拙均是發也而發有智愚君子之達

其明足以照之則器之巧拙發之智愚皆不能逃於視聽之內蓋達之者觀微以知著察往以知來也

長樂陳氏曰禮自外作先王以之節事以治外樂由中出先王以之道志以治內反是未有不兆亂者矣是禮樂者治亂之聲形治亂者禮樂之影響也然則觀其禮樂未有不知治亂者

樂書

延平周氏曰禮之所自生樂之所自成者仁義而已故禮之節文斯二者即反其所自生者也樂之樂斯二者即樂其所自成者也先王制禮以節事無非事則治不然則亂脩樂以道志有非志則亂不然則治是以觀禮樂而知治亂也君子之人達言上達也上者則無不知唯其無不知是以其粗則能觀其器而知工之巧其精則能觀人之所發而知其智與人則亦觀其所發者所與非其人則知其

為不智此所以慎之也

嚴陵方氏曰治定制禮故於禮曰制功成作樂故於樂曰脩然禮亦可以言脩王制所謂脩六禮是也樂亦可以言制所謂夔始制樂是也別而言之則如此耳治亂生於志而發於事禮者事之所寓也樂者志之所寓也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正謂是矣君子之人達言達於道也以道觀物故知其工之巧以道觀人故知其人之智言巧則拙可知言知則愚可知蓋工有巧拙則見於器者有利病人有知愚則見於發者有當否故也凡為彼所觀者以吾有與也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而況於禮樂之所示乎所謂與人猶言接人也或發於言或發於行皆所以與人者故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與正謂是



矣

廬陵胡氏曰子大叔曰禮者民之所以生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如叔向知王室亂季札觀樂之類

山陰陸氏曰觀舜樂而堯之治可知觀周樂而殷之亂可知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鄭氏曰納牲於庭當用幣告神而殺牲故君牽牲大夫以幣從也親制祭謂朝事進血骨時所制者制肝洗於鬱鬯以祭於室及主也親割牲謂進牲孰體時勿勿猶勉勉也

內謂之羹道猶言也設祭之饌於堂人君禮焉為祊乎外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孔氏曰此一節論侯伯子男祭宗廟之事舉大禘之祭故云大廟裸鬯既訖君出廟迎牲牽牲而納於庭大夫則贊佐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告神而殺牲也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君斷制牲肝洗於鬱鬯入以祭神於室於此之時夫人薦盞齊以獻之侯伯子男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盞鄭知親制祭是朝事進血骨時者案郊特牲云取腍骨燔燎升首報陽也又祭義取腍骨之後又爛祭祭腥則腍骨所用之腥爛之前故知血骨是朝事時也君親割牲謂薦孰時君親割牲體於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卿大夫從

君謂制祭割牲之時也命婦從夫人謂薦盞酒之時也洞質慤之貌屬屬專一之貌言洞洞然其為恭敬屬屬然專一盡其忠誠中心勉勉乎欲望神之歆饗也納牲詔於庭者詔告也謂牲入在庭以幣告神血毛詔於室者謂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羹定詔於堂者羹肉湆也定孰肉也謂煮肉既孰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道言也所以三詔不同位者蓋求而未得故於三處告之也設祭謂薦腥爛之時設此所薦饌在於堂特牲少牢設饌在奧今在堂故鄭知人君禮也為祊謂明日繹祭在廟門外之西也不知此神於彼堂乎於此祊乎不知神之所在也古語有此記者引以結之鄭引夏后氏世室證廟門之旁有室有堂也又引詩絲衣之篇證繹祭在堂事尸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固無所不用其敬然於太廟之事必夫婦親之而且求之非一方祭之非一日則其敬也尤見於此故曰大廟之內敬矣下文所言皆其事也言制祭亦割之矣以方殺而多少未定故曰制及既孰而多少已定故曰割也祭言其用也牲言其體也或言其用或言其體互相備也夫人薦酒者謂凡酒也牲雖以天產為陽然對酒言之則養人之陰而已君親割牲以養其陰夫人薦酒以養其陽亦陰陽相濟之義也薦盞其義亦若是而已且制祭薦盞朝事之時也割牲薦酒饋食之時也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蓋腥與齊神道故也饋食以人事之故割牲以孰而薦以酒蓋孰與酒人道故也然君以盞齊饋食而夫人用之於朝踐君以酒獻尸而夫人用之於饋食者蓋殺禮於君故也牲自外至而納之故納牲詔

於庭以庭在室之外故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故詔於室以室比庭為幽故也羹定則事以人道神明之也故詔於堂以堂比室為明故也三詔求之固有可得之理而曰求而未之得特疑其如此而已故以蓋言之道猶言也與孟子所謂道性善之道同義設祭于堂言正祭之時也為禘乎外言索祭之時也言堂以見外之為門言外以見堂之為內祭言其事也禘言其所也謂之禘者祝祭求神以此為所在之方故也且神無方也禘特人為之爾故言為祭必有所陳焉故言設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或於彼或於此而祭之非一日求之非一處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延平周氏曰先王制禮莫詳於別嫌果祭祀賓客之事而君與夫人共行事於羣執事者之中可乎周官之法后不與事則宗伯攝行蓋先王制禮欲全陰陽相成之義則言

王必及后言君必及夫人又欲其遠嫌則有攝行之法故此篇所謂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親制祭夫人薦盞之類豈非攝行者乎

馬氏曰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是故君親牽牲推而下之至於夫人薦酒皆夫婦身親泣之致其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故曰大廟之內敬矣納牲詔於庭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之時也血毛詔於室君親制祭夫人薦盞之時也羹定詔於堂君親割牲夫人薦酒之時也設祭于堂祭於廟之內也為禘乎外祭於廟之外也祭於內則疑於外祭於外則疑於內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山陰陸氏曰此執幣也而言贊幣則著執幣君事也今以牽牲大夫代焉爾洞洞乎其敬之無蔽也屬屬乎其忠之

無間也羹定羹和而後定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鄭氏曰一獻祭羣小祀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也五獻祭四

望山川也察明也七獻祭先公也

孔氏曰羣小祀最早其禮質略社稷五祀稍尊比羣小祀  
禮儀為文飾四望山川其神既尊神靈明察先公之廟禮  
又轉尊神靈尊重也案周禮司服職玄冕一章祭羣小祀  
希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毳冕五章祀四望山川鷩冕七章  
享先公故鄭知獻數亦然也案此社稷三獻卑於四望山  
川而大宗伯職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嶽又大司樂祭社稷  
奏大簇祀四望奏姑洗又禮緯云社稷牛角握五嶽四瀆  
角尺以此言之則社稷尊於四望山川而獻與衣服卑者  
蓋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處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

類故進之在上也

長樂陳氏曰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  
祭見於酒正則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  
社稷五祀五嶽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  
獻多小祀獻寡則社稷所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祭服各  
有象數則希冕三章以祭社稷者非卑之於山川也以社  
稷之所主止於利人故服粉米以稱之則獻數不繫於服  
章矣且賓客之禮士一獻卿大夫三獻子男五獻侯伯七  
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  
再獻皆服鷩冕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繫於服章哉鄭氏  
以三獻為祭社稷五祀五獻為祭四望山川誤矣羣小祀  
則四方百物之類也其牲色尤其牲體鬮辜其裸器用散  
其舞兵舞帔舞或不興舞山川四望則其兆位各因其郊

與其方其牲各因其方之色裸則用蜃玉則兩圭有邸與璋邸射舞則兵舞與羽舞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社稷則其牲黝其祭血裸以大壘鼓以靈鼓舞以帔舞奏大蕤歌應鍾舞咸池其禮樂辨異如此則獻數不同宜矣蓋禮略故質禮加故文察則其事地也察矣神則其事祖也神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為近故曰質三獻爛則於人情漸遠故曰文三獻爛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社稷是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禮有隆殺故數有多寡此祭祀之獻所以有一三五七之異也周官司服自一章之玄冕至七章之鷩冕服之章數隆殺如是則酒之獻數宜亦如之故先儒用是以相配焉夫羣小祀之禮則簡矣故言質社稷五祀則其禮差詳故言文四望山川地

道也故言察先公人道而已故神之惡其褻故也

山陰陸氏曰一獻三獻質文而已五獻察矣七獻神矣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氏曰一獻之禮以祀四方百物之神服元冕之一章其微有貓虎之類其事有水庸之卑功為微矣非可致其文也使之必報而已其禮不亦質乎三獻之禮以祭五祀社稷之神服希冕之三章牲以血祭其事有門行之出入中雷之居處戶之啓闔竈之烹飪功為多矣非可以致其簡其禮詳於一獻矣不亦文乎五獻以祀四望山川服用毳冕牲用狸沈其功則能出雲雨其祥則能出器車與寶藏其禮審於三獻矣得非致其察乎七獻所以享先公也服用鷩冕尊有五齊其造為之艱難積累之勤苦則事之如生敬之如存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其禮勤於五獻矣得

非致其神乎 又曰天地有自然之數以行鬼神聖人有不易之理以均度數故幽明雖異致而分不異於等差人鬼雖殊塗而禮不殊於厚薄蓋名者數之所生既有其名矣且得無數乎義者禮之所起既有其數矣且得無義乎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鄭氏曰大饗謂盛其饌與貢祫祭先王也內金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荆揚二州貢金三品是也束帛加璧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荆州納錫大龜是也金炤物故云見情金有兩義先

入後設也丹漆絲纊竹箭萬民皆有此物荆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蕩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其出也謂諸侯之賓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夏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子大饗之事諸侯各貢其方物奉助祭之禮饗謂饗祭先王饗中之大謂祫也諸侯祫祭不可致九州物唯王者乃然故云其王事與三牲魚腊是諸侯所貢故云九州之美味籩豆之薦亦諸侯所貢實於籩豆是四時和氣所生也諸侯內金以為庭實示其柔和金能從革鄭註金三品禹貢文束帛加璧謂朝而行享之時以束帛加璧於上以君子之德與玉相似尊之也鄭知行享之時所執覲禮文也龜為前列者布庭實之時以龜有靈

知在衆物之前而爲列先其有知也金次之者陳列此金次在龜後以金能炤物露見其情先云內金示和是先入陳在龜後是後設故鄭云兩義也龜金之後布陳丹之與漆也絲也纊也竹也箭也與天下衆人共有此財故諸侯來朝而貢之陳列在下以上所陳謂九州之內諸侯其於外國無常貢之貨各以其所貴實爲擊則招致遠物也案周語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非因貢而來故鄭云近之也知肆夏爲陔夏者以大司樂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是助祭後無筭爵禮畢客醉而出以貴重於禮猶奏陔夏而戒之故燕禮大射賓出奏陔夏明不失禮也

延平周氏曰備四海九州之美味者示其得四海九州之懽心也薦四時之和氣者示其能贊於天地也唯其明有

以得人心而幽有以贊天地然後爲可以事神內金以下言諸侯饗王之禮也金之性則從革從革則和也而爲器則鍾磬鍾磬則亦能和也故內之所以示其和璧玉象夫德而加之於束帛之上者尊其德也龜能知來物而列之於前者先其知也金次於龜者所以見其情之和也丹漆絲纊之類莫非王土之所產而諸侯反用之以饗王者示其與衆共財也國即蕃國也先王不貴夷狄之致貢唯與其摯見而已故周官謂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貴實爲摯則此所謂致遠物者蓋非貢也亦其所摯而已矣諸侯之饗王以財而王之送諸侯以樂非爲財也蓋重其禮也

長樂陳氏曰此經曰大饗其王事與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則大饗者宗廟之大禘也鄭氏以爲禘祭誤矣四海九州

之美味則薦之以天產四時之和氣則躋之以人器然道  
 不足以贊天地之化則不足以致四時之和心不足以得  
 萬國之懽心則不足以來九州之美味美味人助之也和  
 氣天助之也是乃所謂王事也故其祭也有助則其禮也  
 有朝其禮也有朝則其贄也有饗金者地四之所生於西  
 者也體雖堅而性則柔柔故火之所能克用雖利而色則  
 白白故采之所能受能受易親也能克易從也易親易從  
 者和之道此內金所以示和也帛陰物也君子所以示財  
 璧陽物也君子所以比德蓋無以示財則恭敬而無實無  
 以比德則幣勝而無禮孟子曰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  
 虛拘此帛之所以示也聘禮曰貨多則傷德幣多則沒禮  
 此德之所以比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  
 著龜此龜為前列而已其先知者也與王前巫後史其意

同玉者陽之精金者陰之精陽多剛而所主者在體陰多  
 柔而所主者在性故柔而能順溫而能和者金也此金次  
 之所以見情也與入門而金作其意同先知所以知人也  
 見情所以自知也知人不失人自知不失已下事上之道  
 其義如此然或言尊德或言往德蓋尊之所以上之也以  
 德為上則物不足言故此經束帛加璧所以在庭實之先  
 往之所以歸之也歸德則非物不足以見其實故特牲束  
 帛加璧在庭實之後也賓入奏納夏賓出奏肆夏自外入  
 而納而納者物有所受者也自內出而肆而肆者情有所  
 放者也方其始也以入為主故納夏言其有所受此鍾師  
 掌九夏而鄭氏以為四方賓來則奏納夏是已方其終也  
 以出為主故肆夏言其有所放此禮器言大饗而繼之以  
 其出也肆夏送之以重禮是也 又樂書曰孝莫大於寧



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懽心故孔子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大饗先王所以為王事與明王行大饗之禮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其祭而入也各貢國之所有以脩職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之國語曰金奏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大饗之禮天子所以享元侯之樂送所以來祭之諸侯非重禮而何今夫歌皇華以送之天子所以待使臣也歌采芣以送之天子所以待帥臣也奏肆夏以送之天子所以待諸侯也大饗言肆夏以送之則有送而無迎臣之而弗賓故也於饗燕言賓入門而奏肆夏則有迎而無送賓之而弗臣故也若夫兩君相見之禮入門而縣興客出以雍而肆夏不與此諸侯之樂所以不敢抗天子歟晉侯之享穆

叔春秋罪之趙文子奏之於家禮經非之為僭天子故也嚴陵方氏曰司服以九章之袞冕享先王則大饗為九獻矣九獻之事獨王得備故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牛羊豕也魚腊薨魚也必以為腊則以生者不可致遠故也籩豆之薦則水土之品是也三牲魚腊天產也天產所以作陰德故以味為主而曰四海九州之美味蓋味為陰故也籩豆之薦地產也地產所以作陽德故以氣為主而曰四時之和氣蓋氣為陽故也且味非美則不足以養人氣非和則不足以養生故於味曰美於氣曰和也金之為性有從有革相濟而為五行故曰內金示諸侯之和又以見情焉於此曰尊德於郊特牲曰往德何哉蓋自其所陳之次言之則謂之尊自其所共之方言之則謂之往夫德之可尊也彼將自卑而尊我我足以來彼也彼將有往而歸德亦

互相備也非特如是而已尊則主敬往則主愛此以祭而饗祭者神之道故主敬言之彼從朝而饗朝者人之道故主愛言之亦各有其類龜北方之蟲北方主知灼之以卜可知來物而列之於前者先其知也其餘九州之外蕃國無常貨責之不備而且各以其國之所有則示能致遠物而已蓋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故其言如此

馬氏曰大饗者饗中之最大者也所謂大饗三年一祫合羣廟之主而合食於太祖之廟乃其禮也幣珍則傷禮財侈則傷德束帛財也璧玉也君子以玉比德以束帛於下而加璧玉於其上所以輕財而重德也金能鑑物之妍醜故有見之意君子之於祭祀慎終如始祭之畢則飲酒無筭又慮其禮之無節故奏肆夏以節之使之安宴而不亂蓋重禮也重禮者重其大饗之禮也

廬陵胡氏曰內納也金能柔能剛故和左氏云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太司樂諸侯出入奏肆夏又襄四年叔孫豹云肆夏之三天子享元侯則肆夏亦可

新安王氏曰諸侯為賓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蓋以下之事上其致貢有物所以將事上之誠待之終之以樂言始終不可失節鄭謂肆夏當作陔夏案太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而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考其意饗則賓出奏肆夏重賓也燕則有無筭爵恐其醉而失禮故奏陔夏戒之也然則助祭之後出廟門疑奏肆夏不奏陔夏禮謂助祭之後無筭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皆奏陔夏明不失禮其說不然饗於廟燕於寢故曰饗以訓恭儉其禮意主於嚴燕以示慈惠其禮意主於歡為有無筭爵故也廟中之饗必不至醉饗於

廟燕不於廟安得奏陔夏以警其失禮乎  
 山陰陸氏曰宗廟九獻之禮以裸為始祭之日王服兗冕  
 而入奏以王夏立於阼后副禕而入奏以齊夏立於房尸  
 服衮冕而入奏以肆夏席於室於是臨祭王與后其獻各  
 一王以圭瓚酌鬱齊以裸尸后以璋瓚酌鬱齊以亞裸是  
 之謂裸既裸獻矣王即以肝洗於鬱齊王燔之制祭於王  
 前諸侯曰制祭天子曰宰祭量人凡宰祭是也於此之時  
 尸既即席矣祝乃詔之使安坐王與后其獻亦各一王以  
 玉角酌玄酒以獻尸后以玉斝酌清酒以亞獻是之謂從  
 獻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安尸當此節也何以知其然禮運  
 曰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詩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以啓其  
 毛取其血膋玄酒以祭在於薦血毛之後祭以清酒在取  
 血膋之上則知從獻在朝事之前裸事之後也祭之末有

加獻祭之始有從獻不聯九獻之數先王之制祭祀於始  
 有從獻於末有加獻示祭事始終有降而無殺也此時制  
 祭君未迎牲禮器先言君親牽牲然後君親制祭者謂諸  
 侯爾蓋天子宗廟之祭與天地同皆有兩牲有享牛有求  
 牛求牛殺於未裸之始洛誥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大室裸  
 是也享牛迎於既裸之終特牲既裸然後迎牲是也諸侯  
 之宗廟其祭貶於天子有享牛無求牛故制祭在迎牲之  
 後割牲之前事不得不爾理不得不然矣從獻之後王乃  
 袒而迎牲卿大夫贊幣而從后於是時薦六尊六彝之器  
 以奠焉某彝當某所某尊當某處各置於常次禮云君親  
 牽牲夫人薦盎又曰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序從士執芻  
 宗婦執盎蓋夫人薦浣水是也王已迎牲后已奠器然後  
 取蕭祭脂以合羶香奏樂以合聲舞此降神之序也禮云

既奠然後炳蕭是也薦者升之也奠者置之也升之於下  
奠之於上事相用故祭統言薦禮器言奠其實一也鬱合  
鬯臭陰達於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奏樂求諸陰  
陽之間所謂聲音之號詔告於天地之間則人鬼可得而  
禮矣朝踐之事於是行焉延尸於戶西延主於戶右尸南  
向主東向王乃殺牲啓其血毛祝出受之而以血告幽以  
毛告全皆於室更取胙骨燎於爐炭之上見以蕭光升首  
薦以報陽又羞肺肝首心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雜以  
瓦甒加以鬱尊以報陰有虞氏尚首夏后氏尚心殷人尚  
肝周人尚肺今羞肺肝首心則周人朝事之羞備四代之  
尚也於祭黍稷又特以所尚加焉故郊特牲曰祭黍稷加  
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胙骨燔燎升首報陽也祭義曰  
建設朝事燔燎膾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

首心見間以俛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祭義之報氣即特  
牲所謂報陽祭義之報魄即特牲所謂報陰裸獻之時有  
所謂求朝獻之時有所謂報固其理也當是時王與后其  
獻又各一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薦籩人之八籩曰  
饗蕢之類醢人之八豆曰韭菹之類以奠焉禮云君執鸞  
刀脩齊夫人薦豆又曰君獻尸夫人薦豆是也后於是以  
瑤爵酌盎齊以亞獻是謂朝獻蓋王親迎牲則后薦尊彝  
王親羞齊則后奠豆籩夫婦相成固有次第哉裸獻王酌  
以圭瓚后酌以璋瓚從獻王酌以玉斝后酌以玉角朝獻  
王酌以玉爵后酌以瑤爵尊卑之異也朝獻既畢於是行  
饋食之事當事者設饌於堂乃退而合亨尸適於小幄王  
適於小次以待焉堂上之饌又備矣王出小次復位乃更  
延主於室之奧祝出迎尸尸來升席自北方坐於主北蓋

宗廟之祭有二節朝事與祭之始為一節饋食與祭之終為一節其中間不以相續者所以容王與尸少息也唯有故則接祭見曾子問鄭註君親制祭謂朝事時君親割牲謂饋食時此一誤也割牲與制祭同一節皆朝獻之時爾羊人祭祀割牲登其首是也穎達乃謂薦盞薦酒不得同時不知薦盞是從獻薦酒是正獻正與從兩獻不害為同時鄭又以祭義燔燎羶薌至報氣也為朝事時以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至加以鬱鬯以報魄也為饋食時亦誤也蓋報魄即與報氣同一節皆朝事之時也於此時王以玉爵酌盞齊以獻尸后又薦以籩人之八籩曰栗脯之類醢人之八豆曰葵菹之類自裸至此五獻矣尸飲於五獻則王於是時可以獻鄉矣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以獻鄉是也鄭謂尸飲五為酌尸五獻非也凡祭祀自血腥始曰朝踐

自孰食始曰饋食朝獻裸獻尸皆不飲祭之啐之奠之以示敬而已非以食也至饋食則食道也然後尸飲特牲曰直祭祀於主鄭謂薦孰食祭以孰為正血腥之屬盡敬心耳則所謂尸飲五者飲於五獻之時而已非其飲之以五也於是后以瑤爵酌盞齊以亞獻是為六獻饋食禮畢酌尸之禮於是行焉王以玉爵酌凡酒以獻尸內宗代后薦籩人之加籩醢人之加豆是為七獻王可以獻大夫矣祭統尸飲七君以瑤爵獻大夫是也后於是時又以瑤爵酌凡酒以亞獻是為八獻王酌尸酢王后酌尸酢后酌尸禮畢諸侯與執事者又共一獻於尸而薦籩人之羞籩醢人之羞豆以備卒食之三獻合王后之八獻是為九獻備卒食之三食而尸爵止欲神惠之均於在室也凡九獻之內謂之正其次主人獻賓又其次主人獻長兄弟如賓

儀獻眾兄弟如眾賓儀獻兄弟如眾兄弟之儀又其次長兄弟洗觚為加爵又其次眾賓長洗觚為加爵三加而尸爵止欲神惠之均於在庭也九獻之外謂之加明堂位曰加以璧散璧角是也蓋卒食之後其豆謂之加豆以其加於卒食之後也卒獻之後其爵謂之加爵以其加於卒獻之後也凡獻尸唯裸無樂朝踐而下皆有焉唯裸無邊豆之脩從獻而下皆有焉先儒以周官朝事之邊豆當朝獻之節饋食邊豆當饋獻之節又以加邊加豆當酌尸之節獨無所謂從獻加獻與諸臣之所酢三獻之邊豆蓋誤矣蓋邊人所謂羞邊醢人所謂羞豆此薦於王與后酌尸之末諸臣所酢也又邊人共薦羞之邊實醢人共薦羞之豆實蓋薦邊薦豆者從獻之邊豆羞邊羞豆者加獻之邊豆也於此時遂行旅酬無筭之爵而繼之以餽祭於是終焉

故祭統曰餽者祭之末凡有九獻之禮王鄭之徒言禮以來多所未嘗知也此記九獻次第頗為詳盡於諸篇所載祭祀禮節多所考證今錄於大鄉食一章之次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鄭氏曰敬之至言就而祭之不敢致也仁之至仁恩也父子主恩也喪禮謂泣踊袒襲服器謂小斂大斂之衣服葬之明器用幣謂來賻贈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者言禮有節於內可以觀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明祭祀死喪賓客之等天尊彌遠祭之極盡於敬故云敬之至宗廟主親祭之必極盡於仁愛故云仁之至君子欲觀其人行仁義之道必須用禮為其本若行合於禮則有仁義也不言忠敬者舉仁義則忠敬可

知也

嚴陵方氏曰遠人而尊者主乎敬近人而親者主乎愛故於郊之遠而祀帝所以為敬焉於廟之近而祭親所以為仁焉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然祭莫重於天故為敬之至無所不用其仁然孝莫大於寧神故為仁之至仲尼燕居曰郊社所以仁鬼神則郊無非仁也要之以敬為主爾經曰大廟之內敬矣則廟無非敬也要之以仁為主爾

長樂劉氏曰親戚既亡哀慟出於天性有致毀而滅身者有忘哀而遺禮者聖人防其過與不及哀痛至極則貴賤皆同服用衾衾則尊卑異數所以盡其力竭其誠不曰忠之至乎君子欲觀仁義於聖人也由禮以為本則仁之至義之盡可得而見矣

馬氏曰喪主乎哀而人之所不道也人死斯惡之矣無能

斯倍之矣故先王為之禮使民不惡不倍而盡心於死者三日而斂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故曰忠之至也死而致死之不仁也備服器而致生之故為仁之至然之死而致生之不知也蓋君子備服器雖備之而不用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竿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篋虞皆備之而不用亦無害其為知也賓客之交必以幣表記所謂無辭不相接無禮不相見皆禮之所宜也故為義之至禮蓋生於仁義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禮生於仁義而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何也蓋因其禮行之際仁義存其中也宗廟之祭禮也仁在其中賓客之用幣亦禮也義在其中

延平周氏曰喪禮欲其不欺於已故曰忠之至服器之死而致生故曰仁之至賓客用幣以將意故曰義之至禮雖出於仁義而仁義之成體乃在於禮故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廬陵胡氏曰喪禮哀慕由衷賓客相弔恤義也有禮必有仁義人而不仁如禮何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鄭氏曰道猶由也從也

孔氏曰前言觀仁義之道禮為其本此經明學禮之人須有忠信甘受和白受采者舉此二物喻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甘為眾味之本不偏主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白是五色之本不偏主一色故得受五色之采以其質素故能包

受眾味及眾采也言人若心致忠誠言又信實則可以學禮苟猶誠也其人即忠信之人也

嚴陵方氏曰夫薄於德者於禮虛非忠信之德以實之則禮之道亦無由而行矣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中庸亦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此經言得其人之為貴也

馬氏曰甘者味之美質也白者色之美質也忠信者人之美質也然後可以文之也故甘則受和白則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和所以文其味采所以文其色禮所以文其忠信質不能立於內則文不可行於外故曰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道之為言行也

延平周氏曰甘在內故喻忠之不欺於己白在外故喻信



禮記集說卷六十一  
張公化  
之不疑於人和則不乖所以喻禮之本采則有文所以喻禮之末

山陰陸氏曰甘受和以中故也白受采以素故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母輕議禮

鄭氏曰誦詩三百喻習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母輕議禮謂若誦詩者不可以強言禮

孔氏曰此一節明禮之為貴貴於衆事也一獻祭羣小祀不學禮則不能行大饗謂禘祭宗廟其禮又繁大旅是總祭五帝天人道隔其禮轉難大旅又不如郊為祭天之備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是祀天重於旅帝又郊特牲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是郊為祭天之重

講義曰既知禮為仁義之本又知忠信學禮之說庶幾得

乎禮之實有人於此誦詩雖多可與言禮矣而於一獻之禮往往莫之能行者禮不在乎言辭之間故也

延平周氏曰興於詩立於禮今誦詩不知要則是未能興於詩未能興於詩則固未能立於禮故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禮略者猶且有所不足則其禮之愈詳者愈有所不足矣

嚴陵方氏曰不學詩無以言誦詩雖多能言之而已未必能行禮則貴乎能行也故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大饗者祭先王之九獻也以會而旅焉故謂之旅饗帝謂昊天上帝也夫禮有大小故行之有難易此愈大者所以愈難焉行其事者其難如此則言其義者可不重乎經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故曰母輕議禮

山陰陸氏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言若此雖多無益也

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言若此又以少為慊也言禮進於詩矣故曰與於詩立於禮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不言具矣容或不具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不言之禮進於禮矣旅猶燕之有旅饗猶饗之有饗毋輕議禮言禮至於此不可以輕議也

長樂陳氏曰旅非常祭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壇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廠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縣廠樂而不鼓則旅非以其凶災邪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禮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

天之為至也故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壇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先儒以旅之廠樂器為明器以皇邸為後版恐不然也其言旅上帝於圜丘其義或然禮書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鄭氏曰宰治邑吏也季氏祭謂舊時也倦怠以其久也偏任為跛倚物為倚室事祭時堂事儻尸也

孔氏曰前經既明禮之為重故記者引子路能行禮之事逮及也言季氏祭於宗廟及至日闇而行祭禮祭祀未終日已昏沒故云日不足繼日明以燭也其後別日而祭子

路與在行禮之中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外人將饌至尸內人於戶受饌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於戶也正祭後饋尸之時事尸於堂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交乎階也質正也晏晚也正明始行事朝正嚮晚禮畢而退言敬而能速也子路好勇時人多不尚其所為故孔子明之誰謂由也而不知禮言其知禮也禮從宜寧略而敬不可煩而怠也

橫渠張氏曰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亦通達連續之義也朝者食前謂之朝晏朝者於朝為晚也

嚴陵方氏曰士君子之行禮固不欲速又惡乎久而怠焉久而怠寧若速而敬爾蓋禮以敬為主故也季氏之於祭徒欲其久而不能敬又豈知禮之意哉昔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季氏之於魯其亦習周之文而不知其意者歟及子

路行之乃能速而敬焉雖不必合於先王之文然亦可謂知禮之意且能救一時之弊矣此孔子所以善之也強力即聘義所謂強有力是也肅則不怠敬則不慢強力通乎外故以容言之肅敬存乎中故以心言之跛倚蓋倦怠之所致也室事謂有事乎室若血毛詔於室之類堂事謂有事乎堂若羹定詔於堂之類執事者內外異位乃以內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則尤易為力矣宜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也

山陰陸氏曰子路有為為之也即無為是圖速者也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三

郊特牲第十一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郊特牲者以其記郊天用騂犢之義此於別錄屬祭祀

嚴陵方氏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郊而郊以養牲為重故此篇言禮以郊特牲為首因名其篇焉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鄭氏曰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為貴也孕任子也易曰婦孕不育

孔氏曰自此至降尊以就卑文承禮器之下覆說以少為貴之事郊謂於南郊祭感生之帝但天神至尊無物可稱

故用特牲郊與配坐皆特牲故鄭下註云養牲必養二又  
 召誥云用牲於郊牛二是也社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  
 功及於人人賴其功故以大牢報祭其牲則黝色也天子  
 巡守至諸侯之國諸侯致膳於天子則用犢諸侯朝天子  
 天子賜之禮則用大牢郊之特牲亦犢也經言社稷大牢  
 以明郊用特牲言諸侯大牢以明天子用犢顯其貴誠之  
 義也此以郊祭名篇案鄭氏謂天有六天丘郊各異指其  
 清虛之體則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則有五以五配一故  
 為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賈  
 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其義非也鄭以郊丘為二者  
 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  
 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  
 云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宮至姑

洗為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上文云乃奏黃鍾歌  
 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為蒼璧蒼犢  
 圜鍾為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鍾為祭五  
 帝及郊天所用圜丘比郊則圜丘為大若以郊對五時之  
 迎氣則郊為大凡祭天其服皆大裘周禮司服文其尸服  
 亦大裘故節服氏云裘冕送逆尸是也其樂除圜丘所用  
 圜鍾為宮之外皆奏黃鍾歌大呂大司樂云以祀天神鄭  
 註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是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起  
 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其玉圜丘用蒼璧夏正郊天用四  
 圭有邸其五時迎氣東青圭南赤璋西白琥北玄璜中央  
 亦用黃琮或用赤璋其牲幣各放其玉之色天色雖玄遠  
 望則蒼故用蒼犢也其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以薦  
 菹醢之屬其祭天之處冬至則祭於圜丘圜丘所在雖無

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五時迎氣則在四郊其圜丘之祭初先燔柴及牲玉於丘訖次乃埽丘下而設正祭若夏正及五郊初則燔柴及牲玉於壇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次則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故禮器云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是也其所配之人虞夏殷周用人各異文具祭法周人則以鬯配之祭法禘鬯是也其感生之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是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是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也其社稷與神州樂用大蔟與應鍾故大司樂云乃奏大蔟歌應鍾以祭地祇其玉神州則用兩圭有邸其社稷玉當與神州同其服社稷則絺冕 皇氏曰天

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為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禘為祈祭不入數其圜丘之祭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次又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為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埽地而設正祭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其在先燔者亦蒼璧也次則薦血腥祭天無裸故鄭註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然則祭天唯七獻也故鄭註周禮云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孰王酌盎齊以獻是為三獻也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泛齊是為五獻也又次宗伯

酌饋食之醴齊以獻是為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為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也

長樂劉氏曰鄭氏之說引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又引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皆正經也而謂天為有六則誤矣天地之道陰陽二氣而已冬至而陽長則陰消於上而入於地中夏至而陰長則陽消於上而入於地中其消長則二氣上下交合有敘而四時由之生焉故萬物資始於乾元者陽在地中也萬物資生於坤元者陽在地上也是以春生夏長秋實冬藏品彙於斯各正性命聖人受命於天資於萬物以養兆民不敢忘乎其所自也遂即園丘以祀昊天上上帝者報本也兆於四

郊以祀五帝者迎時氣也報本所以神天之道必有宰而御之者故曰昊天上上帝迎氣所以神天之時以其應候畧刻差故曰五方帝六者無形也而萬物賴其生成之功無位也而聖人代其柄任之命雖欲神而報之莫知其神之所在也故望其昊昊然則園丘報本之義生焉望其五方之色則兆於四郊之禮作焉亦猶宗廟一祖也而六饗行焉故天雖曰神地雖曰祗亦強名而神之者何以其知其然哉謹案大司樂之職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若夫地示則與四望也山川也各異其樂天神至尊一樂而已明其神之不二也又大裘而冕園丘五兆不異此服示其同也聖人之意其在茲乎

山陰陸氏曰郊丘異祭六天之論起於鄭氏郊丘同祭一

天之論起於王氏是其說不一久矣故予合而以理折焉  
 蓋先王之制也天固有六而祭實無異此不易之理也大  
 宗伯之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寇之職曰禋祀五帝  
 則戒之日涖誓百官司服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  
 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曰四圭有邸以旅祀上帝其祀同  
 曰配天其祭同曰禋祀其服同用大裘其玉同用四圭有  
 邸是則六天之證也然自其體而言之則曰天自其德而  
 言之則曰帝其實一也故古者天與五帝通謂之天通謂  
 之帝又通謂之上帝易曰雷出地奮豫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則是六天同謂之上帝明矣周禮曰以冬至致天  
 神又曰凡樂園鍾為宮黃鍾為角冬至於地上之園丘  
 奏之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周之始郊  
 日以至則是同祭之證也特以其所在言之則謂之郊以

其所祭言之則謂之丘其實一也或曰古之人謂園丘之  
 祭玉用蒼璧牲用蒼犢樂用園鍾而南郊之祭其玉四圭  
 有邸其牲騂犢其樂黃鍾同祭信矣然牲玉各殊所用之  
 樂亦各不同何也聖人之制祭有降神之牲又有祀神之  
 牲有禮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有降神之樂又有祀神之  
 樂夫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書曰植璧秉圭植璧者  
 置之所以禮神也秉圭者執之所以祀神也黃鍾祀神之  
 樂也故曰乃奏黃鍾以祀天神園鍾降神之樂也故曰凡  
 樂園鍾為宮冬日至於園丘奏之天神皆降又曰蒼璧禮  
 天則蒼璧者禮天之玉也四圭有邸以祀天則四圭有邸  
 者祀天之玉也郊特牲曰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牲  
 用蒼犢所以祀神牛人所謂祭祀共其享牛是矣蓋祀神  
 之牛謂之享牛也牲用騂犢所以降神牛人所謂祭祀共



求牛是矣蓋降神之牛謂之求牛也牲玉雖異所用之樂雖各不同不害其為同祭也餘見祭法燔柴於泰壇解又曰據此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祭天容或乏少用牝犢也蓋今用犢甚少尚患難得其殺時不令母見始能割愛不爾不復食草鳴喚至死乃已傳所謂猶懷老牛舐犢之愛豈虛言哉經曰天地之牛角繭栗今云牲孕弗用則天地之牛不能用牡亦不皆繭栗其所謂繭栗與牡正也公羊傳曰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羣公不毛雖曰少貶亦用其騂有不能給由是觀之雖周宗廟亦有通法存焉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宜如此

金華唐氏曰先王祀天之禮見於經傳甚明而諸儒異說矛盾制始不明唯參考而公取之則坦然可舉大抵常禮

歲九郊雩明堂圜丘兆帝於四郊也變禮有旅有類造有禱祠有柴望有告有用牲稽經可歷考也夏正之月祈穀於上帝詩之噫嘻郊特牲之迎長日春秋書郊左傳啓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於上帝詩之噫嘻月令大雩帝春秋書大雩左傳龍見而雩是也季秋大饗上帝五帝於明堂詩之我將月令大饗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是也冬至日祀天於圜丘詩昊天有成命大司樂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冬至之日登觀臺以書雲物禮器用吉土以饗帝於郊是也兆五帝於四郊則小宗伯所掌月令迎氣是也此則歲凡九祭皆祀天神鄭氏之說是矣然五帝於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六天之說出於讖緯不攻自破矣王肅謂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而已迎氣明堂皆祭人帝若此則噫嘻祈穀我將天右孝經配上帝周禮禮記五

帝皆非祭天可也肅之為說又不通矣參而取之一天六  
 帝歲有九祭常禮之不可易者也若其變禮則大故有旅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禮器大旅具矣是也師役有  
 類造肆師類造為位泰誓類於上帝是也旅陳類聚則合  
 上帝而一祭焉者也大哉有禱祠肆師禱祠於上下神祇  
 雲漢上帝不臨春秋大雩書旱之類是也巡狩有柴望舜  
 典至于岱宗柴詩時邁禮器升中於郊特牲適四方先柴  
 是也至於軍有肆類伐有告革命有柴作邑有用牲示是  
 天子變禮也就陽故於國南郊因天故於圜丘至敬故埽  
 地燔柴故於泰壇此冬祀祈穀之所同也蒼璧牲幣放其  
 色樂以圜鍾為宮所以禮之也四圭有邸牲用騂樂奏黃  
 鍾所以祀之也大圭素車大裘陶匏橐秸蒲越犧尊疏布  
 寡解杓大羹用犢重誠質也鎮圭五路大常璫十有二旒

被袞畫布寡彝或明天道又以致其文焉夫事天之禮豈  
 一而足哉先儒以圜丘蒼璧為冬祀南郊四圭為春郊大  
 裘無旒乘素車被袞為魯禮祭天無裸不用彝皆考之未  
 詳者也禮神之牲幣玉則燔之祀神之牲玉則薦之降之  
 而後禮禮之而後祀南言其方圜言其形大裘而冕則被  
 袞矣素車王路乘之各有時亦兼文質而已秬鬯以事上  
 帝大旅陳奠彝則雖無裸酒設彝故酒正言五齊三酒以  
 實八尊而寡人疏畫亦通祭祀言之為可考矣大旅張瓊  
 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帘重案昊天上帝  
 亦張設之為可知矣大報天而主日故典瑞言摺大圭執  
 鎮玉以朝日掌次言朝日祀五帝則行於郊祀可知非實  
 柴圭璧之祀矣祀五帝沃尸盥則郊祀有尸矣然裘冕二  
 人執戈送逆尸則尸乃配侑之尸歟魯之所用郊雩也其

見於經傳則詳矣郊用夏正魯於四月失禮也雩用龍見月令於仲春秦書乎明堂兼饗五人帝侑以五官至於宗祀故於室堂而禮文於郊祀詩有牛羊似與用犢不合蓋配侑之大牢歟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則帝之牲與配牲容有不同矣郊配以稷明堂祀文王考之詩孝經明矣鄭以禘郊祖宗皆為配天以禘其祖之所自出與后稷所配皆為感生帝於經未有考也曰昊天上帝曰五帝則吾嘗聞之學者當信經識緯不足惑也禮天地兆五帝器宜有七而六者兆於四郊則從四方之色而已古祭天之祀一歲凡九又有變禮非王者所盡行則有攝位之禮矣禮莫重於祀祀莫重於天故卜日誓戒具修皆致其嚴大饗不問卜者不徧問五帝云爾大宰言祀五帝前期十日師執事而卜日非不卜也常祀多分有時乎合大饗是也

變禮多合有時乎分巡守柴望是也常禮則備變禮則略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類造禱祠柴告則又略於旅矣有故則旅則存奠彝廡樂器豈非以其凶災邪類或用於禫或用於師柴或用於狩或用於軍其禮一也旅掌於大宗伯類造掌於小宗伯則其隆殺可知告與用牲則又其略矣雩有二龍見常也旱暵變也其禱一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則大雩豈為得禮乎自郊祖宮則雩其旱禱之先歟作樂於豫亨於鼎立廟於渙均是事天而所因之時異也唯聖人為能饗帝仁人之事天如事親然則苟盡其事天饗帝之道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長樂陳氏曰大禮必簡則小禮必繁簡則內心而貴誠繁則外心而貴味此所以郊特牲而社稷大牢諸侯膳天子用犢而天子禮諸侯以大牢也蓋南郊所以祀天神北郊

所以祭地祇其謂之郊則同而其所以用特牲亦同故周  
 頌曰郊祀天地是天地之祀皆謂之郊也書曰用牲於郊  
 牛二是天地之牲皆用特也 又禮書曰五帝與昊天同  
 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  
 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  
 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  
 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  
 大呂之樂夏正以祀感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  
 冬至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  
 也五帝大微之帝也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生  
 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  
 五帝為人帝則非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  
 五人帝伏犧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果以是為五帝則

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

嚴陵方氏曰於郊故謂之郊言郊以社稷之在國言社  
 稷以知郊之為天地於牲言特以見大牢之非一於牢曰  
 大以見特牲之用犢也特則牢所畜之物牢則牲所畜之  
 地互相備也郊言特牲膳言用犢亦互相備也天子有天  
 地之德故諸侯以事天地者事天子諸侯有社稷之功故  
 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亦唯其稱而已郊用特牲而召  
 誥言牛二者兼稷牛言之爾經言帝牛不吉以為稷牛蓋  
 謂是矣禮器言天子祭天特牲王制言天子社稷皆大牢  
 掌客言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王合諸侯而饗禮  
 則具十有二牢其言正與此合凡此則尊者常小而少卑  
 者常大而多故曰貴誠之義蓋誠在內而不在外故也天  
 子牲孕弗食則諸侯容或食之言祭帝弗用則社稷容或

用焉

延平周氏曰言郊則天神與地祇也詩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書曰用牲於郊牛二蓋一則用於南郊以祀天神一則用於北郊以祭地祇是天神地祇皆用特牲然則五帝與昊天同用特牲可乎五帝與昊天同用大裘而冕則同用特牲不亦可乎郊特牲以犢而社稷大牢不以犢諸侯膳天子以特牲而天子禮諸侯以大牢者但以貴誠為主蓋諸侯以事天者而事天子則足以崇其道天子以禮社稷者而禮諸侯則足以責其功也夫誠者純一而未散者也牲孕則散矣故天子弗食而祭帝弗用也馬氏曰郊者所以事昊天上帝社稷者所以祀土穀之神天子之德比於天諸侯之德比於社稷故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凡天下之物皆

天之所生無物以稱其德故郊則以特天下之物皆天子之所有亦無物以稱其德故諸侯則膳之以犢社稷者土穀之神而諸侯為君守者也社稷以大牢則諸侯亦賜之大牢

大路繫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服脩而已矣

鄭氏曰此因上說以少為貴者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血腥爛祭用氣也大饗饗諸侯亦不饗味也孔氏曰殷三路猶質對次路故稱先路每加以兩故次路五就禮器非加兩之差故鄭知為誤也餘見禮器郊血以下因貴少更說不貴味也所進血腥亦如禮器說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此解郊血義血氣也夫孰食有味人道卑

近事天宜極敬故用血也用血是貴氣而不貴味故云貴氣臭也宗廟敬降於天故用腥腥稍近味社又降於宗廟故用燗燗又稍近味諸侯為賓灌用鬱鬯者灌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享竟然後天子以鬱鬯酒灌之也故大行人云上公王禮再裸而酢侯伯王禮一裸而酢諸子諸男王禮一裸不酢鄭註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是也鬱鬯是臭故云灌用臭也此亦明貴氣之禮大饗尚服脩者謂諸侯行朝饗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食之也上公則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其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饌於時先薦服脩於筵前然後始設餘饌故云尚服脩而已此亦明不饗味之義也長樂陳氏曰禮器與郊特牲言大路繫纓一就則同其言次路繫纓五就七就則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兩反此

而加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先路三就則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兼革木二路則殷之次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邪鄭氏以禮器七就為誤是過論

禮書

又曰禮以全於天者為尤厚近於天者為差厚以近於人者為差薄全於人者為尤薄血者全於天者也腥者近於天者也燗者近於人者也孰者全於人者也郊與大饗常重於三獻之禮豈非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哉鬱鬯陽物也服脩陰物也用陰物所以神之尚陽物所以明之而其所以不饗味一也夫大饗於神則王之事而大饗於賓則諸侯之事於神與賓皆謂之大饗者蓋謂之大所以極其禮謂之饗所以向之 又曰明堂之禮事神也宗廟之禮明鬼也鬼神變化非饗不足以通之諸侯之朝為之飲以醉其德設之食以重其禮亦謂之饗何邪蓋饗於陰則幽

明通而凡所謂饗神與鬼者皆所以通幽明者也饗於陽則上下通而凡所謂饗於人者皆所以通上下者也蓋明不通則幽不格上不通則下不懷此諸臣所以有饗合上帝五帝而饗謂之大合祖所自出而饗謂之大則凡稱饗帝饗先王者皆小也合諸侯而饗謂之大則凡稱饗者老孤子者皆小也

嚴陵方氏曰一獻孰則饗味矣味非不敬也特不若血腥爛之至爾經曰血腥爛祭用氣也以臭生於氣故此曰氣臭服言捶肉如服脩則以薑桂脩之諸侯為賓即大饗之時天子饗諸侯於廟中然非君三重席之饗也鬱鬯可以養陽服脩可以養陰養陽不以酒醴養陰不以犧牲則以所饗在臭而不在味故也

山陰陸氏曰郊血言祭大饗腥言饗大饗饗諸侯也據此篇凡言大饗皆饗諸侯郊血有腥貴血大饗腥有爛貴腥三獻爛有孰貴爛一獻有孰而已故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荀子曰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諸侯如此用祭禮也灌用鬱鬯亦祭禮也周官所謂禮再裸而酢當此節用大饗尚服脩當饗禮九獻之節案諸侯初相見以鬯即大夫來聘禮之用醴聘禮曰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是也醴已而出若諸侯出則奏肆夏以送之自不應用陔夏也其奏陔夏在其後饗之之日饗已而燕猶祭已而燕當是時雖奏陔夏可也故曰賓醉而出則奏陔夏且大饗尚服脩言而已則大饗所尚在此其餘尚尚其泛也蓋祭有等級郊用陶匏性也大饗尚服脩脩為之事三獻爛一獻孰道學而已故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

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鄭氏曰言諸侯相饗獻酢禮敵也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賓賓為尊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孔氏曰此一節論尊卑之席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賓賓主俱是諸侯皆設三重之席而受酢焉三重席是諸侯禮而又稱君故知諸侯相饗下云降尊就卑之義是尊卑不敵故鄭云獻酢禮敵也三獻之介謂諸侯遣卿來聘卿禮三獻其副既是大夫與卿為介謂之三獻之介此介是大夫大夫席雖再重今為介降一席祇合專席主君若受此介之酢爵雖應合三重之席必徹去重席單席而受降諸侯之尊以就介之卑故也五等諸侯有九獻七獻五

獻故五等諸侯之卿皆三獻也大夫卿之總號賓為尊敬

燕禮記文

長樂陳氏曰周官天子之席不過三重諸侯之席止於二重則國君之席三重者是殷之制也蓋夏殷之文雖不及於周之盛而禮之數有多於周之制則周於夏殷之席蓋益其文而損其數耳

嚴陵方氏曰禮器言諸侯之席三重兩君相見則其體相敵故其席如其數而不必增損焉至於他國之卿來聘而大夫為之介焉位雖臣也命則君也名雖介也禮則客也其文雖殊其義則相敵故主君之受酢也降重席之尊而不與之異就專席之卑而必與之同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



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鄭氏曰其義一也言義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此禘當為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夏禘

孔氏曰此一節論饗禘食嘗有樂無樂之異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以其在陽時故有樂食謂秋食者老嘗謂秋祭宗廟以其在陰時故無樂無樂為陰有樂為陽此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食養陰氣者此覆釋上文饗有樂而食無樂之義以飲是清虛養陽氣故有樂食是體質養陰氣故無樂饗禘在春為陽食嘗在秋為陰禘之與嘗同是追慕饗之與食同是賞功其事無殊故云一也而食嘗無樂重結之也不言饗禘略可知也飲養陽氣食養陰氣覆釋上文也陽時為饗則有樂故知凡聲皆陽也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云春曰禴

今云春曰禘故知禘當為禴此經所論謂夏殷禮也舉春見夏舉秋見冬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案王制夏后氏養老以饗禮則夏家養老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不作樂無春饗之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則周人養老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春合舞秋合聲下云養老之禮遂發咏焉登歌清廟是秋時養老亦用樂也橫渠張氏曰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周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長樂劉氏曰春夏陽氣發育萬物於地上故有樂秋冬陽氣潛藏於地下故無樂順陰陽之義也陽主乎氣陰主乎形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在人為氣故飲以養之聲所以達

氣者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在人爲形故食以養之靜所以安形者也

長樂陳氏曰饗禘以飲爲主飲以天產而養陽氣故有樂食嘗以食爲主食以地產而養陰氣故無樂蓋饗禘以春故禘之有樂所以迎來嘗之無樂所以送往春饗孤子以助其長秋食者老以順其成凡皆順陰陽而已此與祭義言春禘秋嘗同而王制祭統則言夏禘秋嘗蓋夏殷之禮不同也又禮書曰晁而總干施於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頌言顧予烝嘗而有鞀鼓淵淵嘒嘒管聲小雅言以往烝嘗而有鍾鼓既戒鼓鍾送尸則嘗有樂矣樂師饗食諸侯序其事令奏鍾鼓鍾師凡饗食奏燕樂籥師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其曰食嘗無樂

非殷周之制也又曰先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教天下之孝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教天下之慈又況出身勦力而死於王事者在上有父祖在下有子孫棄而不養不足以報勞養不以禮不足以示勸故春饗孤子所以象陽之生秋食者老所以象陰之成而外饗酒正遺人司門槁人皆共其職事焉然財必出於遺人司門者用以利犯禁之財養以義死政之老與其孤則趨利者知所愧而狗義者知所勉矣冢人之職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鄭氏謂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罰其身而養其父祖子孫者不罰不足以示義不養不足以盡仁也然春饗孤子秋未嘗不食而以饗爲主秋食者老春未嘗不饗而以食爲主周禮言饗者老孤子則饗與食固兼用也者老養於學孤子亦養於學文王世子反養老幼於東序謂各反其國

養老幼如東序之禮也。又樂書曰先王之文鬼神也非祭則祀其接賓客也非饗則食祭之以其物有養而親之意所以致愛也祀之以其道有止而寧之之意所以致敬也饗以飲為主有饗之之意亦所以致敬也食以食為主有養之之意亦所以致愛也燕之為禮雖與祭祀饗食不同要之亦不過致愛敬而已故文王鹿鳴之燕羣臣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其意是致愛也待之以嘉賓之禮是致敬也然則祭祀饗食如之何不奏燕樂乎此言食嘗無樂非周制也。又曰禘皆陽義也莫盛於禘嘗烝皆陰義也莫盛於嘗春陽中也秋陰中也凡聲陽也凡味陰也故禘以饗先王饗以待孤子皆用樂焉所以象雷之發聲於春也嘗以饗先王食以待耆老皆不用樂焉所以象雷之收聲於秋也月令於仲春雷乃發聲言習樂於仲秋

雷乃收聲而不及樂豈亦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之意嚴陵方氏曰重言而食嘗無樂五字蓋衍文延平周氏曰陰有體而無聲陽有聲而無體饗與禘以陽為主飲陽也樂亦陽也故饗禘有樂食與嘗以食為主食陰也故食嘗無樂飲以天產為主所以養陽食以地產為主所以養陰春為陽中而用禴秋為陰中而用嘗春饗孤子以助陽秋食耆老以助陰其義一也雖然考於商頌周官則食嘗未有不用樂者豈非夏之制歟

馬氏曰君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春禘所以達其怵惕之心秋嘗所以達其悽愴之心故春饗生者之陽氣而禘死者之陽氣則有樂有樂者所以順陽氣之出也秋食生者之陰氣而嘗死者之陰氣則無樂無樂者所以順陰氣之入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

陳氏曰陽作而有聲陰成而有味饗禘有樂用其聲也食嘗無樂用其味也禮之所用惟其物宜而有陰陽之義存焉饗禘以飲為主食嘗以食為主飲養陽氣為養精也食養陰氣為養形也養精者動之以聲此饗禘所以有樂養形者實之以味此食嘗所以無樂凡作而有聲無非出於陽也故曰凡聲陽也

山陰陸氏曰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此周禮也殷人尚聲雖食嘗猶有樂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魯殷禮也公食大夫無樂食禮也然則少牢饋食特牲饋食主嘗言之與秋食耆老月令所謂仲秋養老是也雖然春饗孤子耆老亦饗焉秋食耆老孤子亦食焉知然者周官酒正凡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又文王世子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反養老幼於東序知之也此

一節言若繁複所謂其中必有美焉者也彼見形而不及理往往不察故君子記之如此使讀者盡心焉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鄭氏曰水土之品言非人常所食且當為神篆字之誤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鼎俎籩豆所法陰陽之事鼎俎以盛牲

體牲體動物屬陽故其數奇籩豆兼有植物植物屬陰故其數偶籩豆所充實之物皆是水土所生品類非人所常

食神道與人異故不敢用入之食味神以多大為功故貴

多品案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

八鮮腊九是鼎九其數奇也又有陪鼎腳一也臠二也臠

三也亦其數奇也正鼎九鼎別一俎俎亦九也又少牢陳

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其腸胃從羊五鼎五俎又

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三俎是鼎俎奇也  
 案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  
 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  
 八下大夫六案禮籩與豆同是籩豆偶也鄉飲酒義豆數  
 是年齒相次非正豆也

長樂陳氏曰鼎俎之實以天產為主而天產陽屬故其數  
 奇籩豆之實以地產為主而地產陰屬故其數偶不敢用  
 褻味所以盡志貴多品所以盡物盡志所以交於神盡物  
 所以交於明先儒以旦為神其說是也

嚴陵方氏曰籩之實若菱芡之類豆之實若芹蒲之類所  
 謂水之品也籩之實若棗栗之類豆之實若菁韭之類所  
 謂土之品也水土之品非人常所食故曰不敢用褻味或  
 水或土所取不一故曰貴多品

山陰陸氏曰俎載而生之鼎烹而孰之籩豆受成而已旦  
 明蓋指裸獻之時至朝而踐則象朝時事親所進也於是  
 始有籩豆之薦雖有籩豆然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是乃  
 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灌用鬱鬯裸用臭也至敬不饗味  
 而貴氣臭也交於神明之義言以人事交於神明如此也  
 交於旦明之義言以朝事交於旦明如此也灌用鬱鬯無  
 籩豆之薦以言交於旦明之義故曰籩豆之實而已又曰  
 不敢用褻味而已以言交於神明之義故曰籩豆之薦又  
 曰不敢用常褻味也案籩人掌四籩之實自朝事而下則  
 裸無籩豆之薦非特諸侯相朝雖祭亦爾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  
 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  
 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鄭氏曰賓朝聘者易和說也屢嘆美此禮也發德者以詩之義發明賓主之德匏笙也得得其所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朝聘之賓及己之臣子有王事勞者設燕饗之禮奏樂之節饗禮既亡今約大射及燕禮解之案大射禮主人納賓是己之臣子又無王事之勞故賓入不奏肆夏賓入及庭公升即席乃奏肆夏是也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註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此云賓入大門謂朝聘既畢受燕饗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樂主和易今奏此肆夏之樂者示主人和易嚴敬於賓也又案大射禮賓及庭奏肆夏乃升主人獻賓賓受爵啐酒拜告旨而樂闋賓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乃奏肆夏公飲卒爵而樂闋燕禮記云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

奏肆夏公卒爵而樂闋是卒爵而樂闋也此卒爵謂兼賓及主君也依大射禮主人受酢不作樂若其饗時主君親獻賓賓親酢主君賓主俱作樂也孔子見禮入門而縣興卒爵而樂闋屢數也數數歎美此禮善其和易恭敬之義也奠酬而工升歌者案大射禮獻卿之後大夫媵觶於公所謂酬也公奠置此酬而未舉於時工升歌也或可饗時主君親酬賓賓初奠酬薦東於時即工升歌也大射與燕禮異燕禮歌鹿鳴合鄉樂凡合樂降於升歌一等王饗燕元臣升歌三夏三夏即頌合樂降一等即合大雅也元侯自相饗亦歌頌合大雅故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歌清廟是也侯伯子男相見既歌文王合鹿鳴也準約元侯則天子饗燕侯伯子男亦歌文王合鹿鳴也諸侯燕臣子歌鹿鳴合鄉樂燕禮是也其天子燕在朝臣子鄭詩譜云歌鹿鳴

合鄉樂是也升歌合樂所以異者案鄉飲酒及燕禮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於堂下秦南陔白華華黍奏訖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歌訖乃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間者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此其所以異也歌者在上方匏竹在下解所以不升笙之義也歌是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上匏竹可賤故在堂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因賓主禮樂之事遂說禮樂之義陽天也天以氣化故作樂象之樂以氣為化是樂由陽來者也氣化謂五聲八音陰地也地以形生故制禮象之禮以形為教是禮由陰作者也形教謂尊卑大小拜伏之事也和猶合也得謂各得其所也若禮樂由於天地天地與之和合則萬物得其

所也

長樂劉氏曰入門而縣興乃奏肆夏之樂所以示天子同樂易之德降接於羣臣以將其敬也然則為賓者乃其臣也當其禮樂之優隆宜何心以報上哉故天保之詩者下報上也此文王所以致多士而作周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者謂君能降禮下交於臣以竭其歡心臣能盡忠以荅於上以成其亨泰位天地育萬物由其禮樂行而陰陽順也此孔子所以屢歎之者周衰不及其盛也長樂陳氏曰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者所謂示情者也奠酬而工升歌發德者所謂示德者也匏竹在下者所謂示事者也古之君子不能親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已此夫子所以屢歎之也然孔子之屢歎固不止於卒爵樂闋而已言卒爵樂闋而繼之以孔子屢歎者舉中以明上下

也然哀公問言入門而金作則不止於肆夏言升歌則止於清廟言下管則主於象此言入門而奏則止於肆夏言升歌則不止於清廟言匏竹則不止於象何也蓋哀公所言者大饗之禮此則兼燕禮而言之是以詳略不同也又樂書曰古者燕饗之賓情意未通歡好未接不必親相與言以禮相示而已故賓而饗之所以為禮奏樂而樂之所以為樂賓始入門則奏肆夏以示易敬之意既卒爵則奠酬升歌以發賓主之德卒爵則以進為文而禮意有所不傳樂闕則以反為文而樂意有所不喻是相與之誠言嘗不足於意而意嘗有餘於言故言之發有不足以盡意其聲至於嗟氣至於嘆者豈言之不足故嗟嘆之謂歟孔子於饗賓之際卒爵而樂闕其嘆至於屢者蓋異乎觀止之歎豈一唱三歎之謂乎樂由天作其來自乎陽禮以地

制其作自乎陰陰陽不和萬物不得禮樂不交賓主不歡是燕饗朝聘之設在禮樂不在陰陽然非陰陽吾無以見禮樂矣在賓主不在萬物然非萬物吾無以見賓主矣傳曰禮樂法而不說其法也可視而見可聞而知其不說也有天下至賾存焉非得意忘象烏足議此 又曰禮樂之始自陰陽出及其至也行乎陰陽陰陽者萬物之所聽而弗違者也故陰陽和而萬物得周官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蓋本於此

嚴陵方氏曰此言諸侯為賓之禮也故曰賓入大門奏肆夏則所以迎賓而納之且能易則賓主之情不離能敬則賓主之情不流不流不離禮樂之道也夫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爵始卒而樂遂闕則能以反為文矣此先王之微意也故孔子屢歎之且樂所以發明賓



主之德也卒爵則酬酢之禮畢而賓主之德已明矣樂之  
 闕也不亦宜乎闕終也孔子於與蜡之事畢而歎者歎其  
 禮之亡也於卒爵而樂闕亦嘆者歎其樂之深也於禮之  
 亡則傷之而歎也於樂之深則美之而歎也主酌賓曰獻  
 賓答主曰酢主復答賓曰酬奠酬謂奠置酬爵之時也夫  
 禮成於三奠酬則禮成而賓主之得可知也故樂工升歌  
 以發之蓋雖有其德非發之於聲音則無自而明故也升  
 歌即仲尼燕居所謂升歌清廟示德是矣或言發或言示  
 互相備也歌者在上故經每謂之升歌匏竹在下故經每  
 謂之下管匏即竽笙之類竹即箎笛之類以舜典考之堂  
 上有琴瑟堂下有祝敔要之在上者以歌為主在下者以  
 匏竹為主樂由陽來禮由陰作獨陰不生獨陽不成生成  
 相濟其氣乃和和則萬物不失其性矣

馬氏曰易者和說之也和悅以敬則和而不流舉爵而樂  
 興卒爵而樂闕示其樂而無荒也和而不流樂而無荒其  
 禮樂如此則孔子及此未嘗不深嘉而屢歎之也歌者聲  
 之發於口匏竹者聲之寓於器寓於器者其聲粗發於口  
 者其聲精故歌者在上貴人聲也記曰聲莫重者所以貴  
 人聲也樂由天作則樂者陽也故樂由陽來禮以地制則  
 禮者陰也故禮由陰作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和而萬物  
 得古之人言禮樂未嘗拘於一偏之說也  
 山陰陸氏曰饗始於入門而奏肆夏終於卒爵而樂闕其  
 所以饗在此孔子所以屢歎也詩曰一朝饗之饗言朝則  
 食象食時所進燕夕時也敬莫隆於朝至夕或怠矣故先  
 王制禮饗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兵法曰朝氣銳晝氣墮  
 暮氣歸豈特兵也哉凡樂三闕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闕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三  
一也賓飲畢樂闋二也主人受酢飲畢樂闋三也奠酬而  
工升歌發德也所謂德發揚詡萬物者此歟故孔子屢歎  
在彼不在此故曰德產之致也精微升歌蓋清廟之詩萬  
物得言得由其道得其極高大各得其宜是也間歌魚麗  
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蓋以此  
講義曰樂所以道天下之和有得乎氣之溫厚故曰由陽  
而來禮所以明天下之分有得乎氣之嚴凝故曰由陰而  
作  
延平周氏曰禮樂之始雖由於陰陽及其妙也則能統陰  
陽育萬物故曰陰陽和而萬物得周官曰禮樂合天地之  
化百物之產其此之謂乎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三

後學

成德

按訂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四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  
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  
璧往德也

鄭氏曰旅衆也邇近也鍾金也獻金爲作器鍾其大者以  
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朝聘貨賄庭實之物幣庭實也衆國貢  
獻幣物非止一方故云無方五方各殊所出有異所以分  
別土地所生之宜六服有遠近或嬪或貨所貢之屬各有  
期也龜以下即旅幣無方之事龜是靈知之物陳之最在  
前陳金則次於龜後不謂之金而謂之鍾者貢金以供王  
之鑄器器莫大於鍾也金性柔和從時變革厠居龜帛之  
間故云以和居參之也虎豹是威猛之獸今得其皮來列

在庭是表示君臣之德能服四方之威猛者也玉以表德  
今將玉加於束帛或錦繡黼黻之上是以表往歸於德故  
也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

長樂劉氏曰六服諸侯更番以四仲月來朝則任土作貢  
旅衆國之幣隨其國之所有或金或玉或匭或包如禹貢  
九州之物無定法也而國服遠近不同必使番休六年一  
徧而每朝王必皆助祭執籩豆駿奔走則不可在禴祠烝  
嘗之後也故曰節遠邇之期焉其朝宗覲遇也或受饗於  
朝或受饗於廟備陳衆國充庭之物則九江納錫大龜者  
荊州之所貢也以爲前列者先其靈知能照國家之災祥  
也先儒考夏書無以鍾爲貢幣者以鍾爲金則厥貢惟金  
三品以其從革可柔可剛有利國之義故謂之和以和居  
參之者具陳三品銅色雖下而亦居其次者以其和也

長樂陳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  
衆幣所以無方也土地之宜在物而遠近之期在人周官  
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差其交有六物之異六物之異者所  
謂別土地之宜六歲之差者所謂節遠近之期也金之爲  
體則實而其爲性則順體之實則足以見情而性之順則  
足以示和示服猛者所以明德威惟畏也往德者所以示  
德明惟明也禮器言大饗之所貢故言三牲魚腊以至丹  
漆絲纊竹箭之類而極其多此言常貢之法則陳其大率  
而已此詳略所以不同也 又禮書曰采邑有賦而無貢  
邦國有貢而無賦周官大宰以九賦斂財賄有家削邦縣  
邦都之賦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有祀嬪器幣材貨服旂物  
之貢其制地貢在大司徒其施邦國之貢在大司馬其物  
則職方氏揚州之金錫荊州之丹青青州蒲魚雍州玉石

之類是也其用則大府以家削之賦待匪頒邦縣之賦待幣帛邦都之賦待祭祀邦國之貢待予用是也然邦國有歲之常貢有因朝而貢歲之常貢則春入貢是也因朝而貢則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類是也二者之禮雖殊其玉帛庭實之設蓋亦相類考之覲禮侯氏奉玉帛以升庭實旅百先龜次金次丹漆絲纊馬在其南若皮則居馬之位而王特撫玉而已以示致方物者臣之職而不有其物者王之道也禹貢八州有貢惟冀州無貢以畿內王之所專特斂其賦而已非所謂貢也

嚴陵方氏曰以衆之所陳故曰旅以意之所將故用幣土地所生之物有宜有否各使貢其所宜之物焉故以別言之地之遠者來之期常䟽地之邇者來之期常數故以節言之鍾即金也貢金以共王之作器故以鍾言之曰金則

以材言曰鍾則以器言金之為物其情則和鑄之為鍾則止而聚止而聚則和之所居故以和居言之

馬氏曰龜也鍾也虎豹之皮也東帛也皆幣也以其為庭實非止於此亦言其略而已旅之言陳也無方者以其土地各有宜則所貢不一遠邇各有期則所入有多寡故周官制貢各以其國之所有即所謂別土地之宜也聖人之治天下有武以示威有德以示懷有武以示威故猛者服有德以示懷故人向而往之虎豹者猛物也幣以虎豹之皮者示王者之威足以服猛也璧者玉也君子以玉比德焉加璧於束帛之上者示王有德而為人所歸往也山陰陸氏曰方猶常也旅幣無方即前所謂其餘無常貨後世求於不產責之非時則非所以別土地之宜節遠邇

之期此言諸侯大饗故其記如此即言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丹漆絲纊竹箭於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是王德也以鍾次之言設而已亦照於玉鄭氏謂金兩義先設後入且言鍾金既器矣和居參之所謂參和為仁也言往德不言尊德亦言之法

延平周氏曰旅幣衆幣也若馬之類古人亦謂之幣鍾即金也言金則不必鍾故止於示情言鍾則必用金故又足示和往有將意束帛則將其德之被於人者加璧則將其德之同於天者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鄭氏曰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百僭天子也肆夏僭諸侯也趙文子晉大夫名武

孔氏曰自此至夷王以下總論朝聘失禮之事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名火為庭燎百者作百炬列於庭也大戴禮云天子百燎齊桓僭用後世襲之是失禮從桓公始也大射禮燕禮諸侯納賓奏肆夏今文子亦奏之故云僭諸侯此謂納賓樂也周禮九夏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其陔夏卿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酒客醉而出奏陔夏但非堂上正樂所用也長樂陳氏曰天下有道天子馭諸侯諸侯馭大夫而禮樂有差天下無道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禮樂無別周之天子無道故齊桓公僭天子之禮而至於庭燎之百趙文子僭諸侯之樂而至於奏肆夏也蓋齊桓公之僭以強趙文子之僭以奢記者錄而罪之以其濫觴於一時而致洋溢乎天下後世也

山陰陸氏曰齊桓公賢諸侯也而僭天子如此則餘諸侯可知趙文子賢大夫也而僭諸侯如此則餘大夫可知金華應氏曰禮運自天子祭天地至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凡八條皆以明諸侯之失禮而大夫之失禮居其三此篇自庭燎之百至為君之荅己也凡十餘條皆以明大夫之僭禮而諸侯之僭天子居其三焉世愈降而失愈甚失愈甚而亂愈速事變之推移亦可見矣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信哉雖然抑有由也諸侯之僭起於天子之失禮而已故禮運之嘆首以魯之郊禘非禮為言大夫之僭起於諸侯之失禮而已故此篇之譏自齊威趙文子始焉夫齊威將仗義以服諸侯也乃自以庭燎之百誇其尊則何以責夫諸侯趙文子輔其君以霸者也而自僭肆夏霸國之禮已失矣則何以責夫大

夫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鄭氏曰朝覲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何為乎諸侯之庭非其與君無別也外交謂私覲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夫從君朝覲行私覲非禮之事朝覲謂君親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輒行私覲是非禮也若受命執圭專使鄰國得行私覲故聘禮臣出使有私覲所以申己之誠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覆明從君而行不私覲所以致敬於己君也周衰有臣從君而私設庭實私覲於主國之庭作記者譏之無外交者解所以

五石  
禮言集言卷之十四  
三  
不敢私覲之意爲人之臣既無外交唯專一事君既從君而行不敢貳心於他君所以不行私覲之禮也

馬氏曰以周官考之則公執桓圭侯執躬圭伯執信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大夫執雁士執雉則大夫無執圭之禮此言執圭者荀子謂聘人以圭記亦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則知此非所執之圭也

山陰陸氏曰大夫執圭而使所謂信圭如此信也者信此者也何爲乎者痛詞也春秋之義痛之益深其言愈緩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亦以此八佾舞於庭猶可也以雍徹則甚矣故其先後緩急不同如此

長樂陳氏曰易大有九四匪其彭无咎則爲諸侯者其可

庭實於諸侯之庭乎庭實於諸侯之庭者諸侯之無王也曲禮言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又況大夫從其君之朝覲其可以私覲於諸侯之庭乎私覲於諸侯之庭者大夫之無君也檀弓曰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左傳曰策名委贄貳乃辟也此所謂人臣無外交而不貳君也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鄭氏曰大夫饗君由強且富也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脇公季友以君命鳩牙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也天子無客禮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明饗君非禮也天子不下

五百四九  
禮言集言卷之十四  
堂見諸侯正君臣也夷王周康王之玄孫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

孔氏曰大夫富强專制於君召君而饗之非禮也大夫干國亂紀君能殺之得其義也鄭註三桓以下並公羊文春秋之時則有諸侯饗天子故莊二十一年鄭伯饗王於闕西辟樂備亂世非正法也案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若春朝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故齊僕云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夷王下堂見諸侯自此以後或有然者故云以下

黃氏曰魯自三桓執政日衰一日豈是能殺強臣爲得義哉蓋殺者降殺之義也謂大夫無饗君之禮而今可饗君者由三桓始也謂三桓勢強而君政微若降殺故爲大夫所饗正文非舉殺臣弑君之事本記大夫饗君失禮之由

與齊桓趙文子夷王爲亂禮法之始則無殺臣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以大夫而饗君猶爲非禮又況以諸侯而饗天子乎三代之制刑不上大夫而霸者之法亦曰無專殺大夫則古之所以任大夫未嘗不以賢而其所以待大夫未嘗不以禮其有至於殺者蓋其始也任之不以賢故其終也不可待之以禮耳周衰之際諸侯之殺大夫者不獨始於三桓而必曰三桓始者蓋前乎三桓者爲亂而不止於強及三桓之事則強而未至於亂是以齊殺無知衛殺州吁宋殺長萬陳殺二慶是皆以其禍亂一國而不止於強也叔牙之欲立慶父則恃強而已而未至於禍亂一國此記者所以言大夫強而君殺之由三桓始也春夏萬物聚見之時先王爲之朝宗之禮而不純以臣待諸侯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所以明其恩也於秋萬物分辨之時爲



之覲禮而純以臣待諸侯則負依南面而不下堂所以明其義也明其恩則天下知所賢明其義則天下知所尊知所賢則人樂於為德知所尊則人樂於為禮此天子之德所以常感於下而其勢所以常隆於上矣至夷王則不然於其秋覲之時亦與諸侯分庭抗禮而下堂見之是其自卑所以起諸侯之僭自弱所以起諸侯之強以至平王東遷而齊王室於邦君降黍離於國風者非由此哉延平周氏曰齊桓公葵丘之盟嘗謂無專殺大夫而此謂大夫強而君殺之由三桓始則所謂無專殺大夫者非特霸者之法而已然周之諸侯殺大夫者豈獨始於三桓蓋三桓以魯言也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之王業卒至於不可復興其失禮之害也如此

山陰陸氏曰三桓蓋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季友之後子

孫執國政者也鄭氏謂季友以君命鳩牙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也案季友鳩牙使若托以疾死然其於慶父緩追逸賊皆親親之道即非以君命殺之又季友不應在三桓之列且古者殺大夫非義也大夫見殺非智也其或有罪則遷就而為之諱所謂簠簋不飾是也後世大夫世執國政君由是弱矣有殺之者更以為義則若三家者有以啓之也經是以云經曰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春秋傳曰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以已更孟氏知三桓非公子友等亦明矣不信由夷王始則夷王以下莫不然也其所謂始者能為之始而已後有不皆也據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鬢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練冠以喪慈母自魯

昭公始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玄冠紫綉自魯桓公始也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士之有誄自魯莊公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馬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天子燕禮則以膳夫為主諸侯燕禮則以宰夫為主示其君之尊而莫敢與之抗禮也故君適其臣升自主人阼階之位示臣不敢有其室也為人臣者不敢有己而況於有室乎

橫渠張氏曰不當下堂而下是天子弱而諸侯強也若負屏而立謂之朝是當行禮於庭中也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

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詐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鄭氏曰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傳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以上皆天子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為中丞領緣也繡讀為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以上皆諸侯之禮也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

孔氏曰此一節總論諸侯及大夫奢僭強盛之事案小胥

天子宫縣諸侯唯合軒縣今乃有宮縣白牡是殷之正色  
 諸侯祭用時王牲今乃用白牡又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  
 又諸侯得舞大武故詩云方將萬舞宣八年萬人去籥是  
 也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今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  
 詩云鏤錫謂以金飾之則此錫亦以金飾謂用金琢傅其  
 盾背盾背外高龜背亦外高故鄭云如龜蓋漢禮然也又  
 諸侯合乘時王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並是諸侯之僭禮  
 也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  
 大路皆天子禮樂特賜周公魯惟文王周公廟得用之用  
 於他廟則為僭若他國諸侯非二王之後祀受命之君而  
 用之皆為僭也臺門者兩邊起土為臺臺上架屋曰臺門  
 樹立也人君當門道立屏蔽內外為敬也明堂位云反坫  
 出尊則坫為尊而設故鄭知反爵之坫也坫以上為之論

語云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故鄭知兩君相見也彼註  
 云其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謂於此坫上  
 而反爵也中衣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以素為之繡黼為領  
 丹朱為緣案註昏禮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亦以為綃綃  
 綺屬以魯詩既為綃字又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  
 不得共為一物故以繡為綃也謂於綃上刺黼文也又釋  
 器黼領謂之裸故鄭云裸黼領也案禮公之孤四命則爵  
 弁自祭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則中衣得用素但  
 不得綃黼為領丹朱為緣耳自臺門以下於時大夫皆有  
 此事故言僭禮也相貴以等謂臣下不畏懼於君而擅相  
 尊貴以等列相覲以貨者大夫私相覲以貨賄不辟君也  
 鄭知魯得立文王廟者案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  
 廟禮也註云周廟文王廟也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

文二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彼據有大功德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也

長樂陳氏曰宮縣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此周天子之禮而周之諸侯僭之也祭以白牡殷天子之禮而殷之諸侯僭之也蓋殷尚白非天子之宗廟不用白牡猶周尚赤非天子之宗廟不用駢剛周公以人臣不可及之功故祭得用天子之駢剛所以優其功然又不可以忘人臣之分故以白牡所以正其分也則祭以白牡為僭者豈非殷之諸侯哉明堂位以大路為殷路指木路而言之樂記曰大路天子之車指金路而言之也殷之木路非天子之祭天則不用周之金路非天子之所賜則不得乘在殷而乘木路在周而乘金路皆謂之乘大路此言殷周諸侯之僭

禮也其所謂繡黼丹朱中衣者蓋繡黼中衣之領而丹朱中衣之緣也先儒以繡為綃其說非矣詩曰素衣朱襮

又樂書曰周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則諸侯宮縣僭天子樂縣也舜之鳴球以象天帝玉磬之音諸侯擊玉磬僭天子樂器也天子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諸侯亦設錫而用之僭天子樂舞也祭以白牡僭天子用牲之禮也乘以大路僭天子乘車之禮也蓋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諸侯莫得而僭之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其不僭竊而用之未之有也言諸侯僭禮則樂可知矣朱干用白金以覆其背所謂朱干設錫是也玉戚用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謂剝圭以為戚秘是也凡此魯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羣公之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譏之不特用於魯之羣廟而諸侯亦用焉故於此譏之循緣積習八佾作於

季氏之庭萬舞振於文夫人之側先王之樂自是掃地矣  
 嚴陵方氏曰先儒謂縣若鍾磬之屬縣於箕虞者四面皆  
 縣象宮室之有墻故謂之宮縣諸侯軒縣猶軒車之有蕃  
 去其一面故也白牡殷性大路殷路也二者先王之禮路  
 也唯天子乃得兼而用之丹朱中衣以丹朱為中衣之飾  
 也正服在外故謂之中衣微故見脇強故敢僭四者之言  
 亦互相明爾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馭其貴相覲以貨則  
 祿不足以馭其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馭其幸大宰八  
 柄詔王馭羣臣以此三者為先三者苟失天下之禮由是  
 亂矣覲言非是則不行貨指物利指事諸侯有國而已故  
 不敢祖天子大夫有家而已故不敢祖諸侯以其不敢祖  
 天子故立始祖而有五廟之制以其不敢祖諸侯故立別  
 子而有五宗之法

馬氏曰諸侯之僭由天子之微諸侯之見脅由大夫之強  
 也方周之衰上失道揆下無法守故於此相貴以等相覲  
 以貨相賂以利相貴以等言相尚以勢相覲以貨相賂以  
 利言相尚以利天下以勢利相尚不奪則不能饜其所欲  
 此天下之禮所以亂矣

山陰陸氏曰諸侯言僭樂僭祭祀言僭大路大夫言僭禮  
 僭朝會言僭中衣亦言之法言天子微在上言諸侯脅在  
 下君子詞也君子為尊者諱蔽不諱敗諱脅不諱微且言  
 天子在下寧言諸侯在下祖言不敢明非不得也故宋祖  
 帝乙鄭祖厲王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鄭氏曰過之遠難法也二或為三  
 孔氏曰此一節論王者立二王後尊賢之事所以存二代

之後者猶尚尊其往昔之賢取其法象但代異時移今古不一所尊之賢不過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為法也案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鄭云二王之後命使郊天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

唐天寶三恪二王後議曰三恪二王之義有三說焉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為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通以用六代之樂一云二王之前但存一代通二王為三恪此據左傳但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存三恪者所敬之道不過於三以通三正一云二王之後為一恪妻之父母為二恪夷狄之君為三恪

此據王有不臣者三而言之案梁崔靈恩云三義之說以初為長何者禮記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云詩二王之後來助祭又春秋公羊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為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舜下同夏殷為三恪也又案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據禮記陳武王之封遂以為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據二代之後即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即謂之三恪且武王所封蓋以堯有則天之大人莫能名黃帝列序星辰正名百物自以功濟萬代師範百王故特封其後偶契二三之數非歷代通法故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敬必由舊因取通已為三正也其二代之前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錄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

因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足知無五代也  
況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為三恪焉通典  
嚴陵方氏曰成王之命微子曰惟稽古崇德象賢乃其事也

山陰陸氏曰猶之言可以已也雖可以已猶如此厚之至也雖厚又惡大過故曰尊賢不過二代

長樂陳氏曰監於二代則存二代之意可見矣

眉山孫氏曰立前代之後以統承先王者自古有此法也  
有虞氏之時棄為高辛之後故得祭天詩謂后稷肇祀是也  
丹朱為唐堯後作賓於虞書所謂虞賓在位是也至夏  
后時則丹朱商均之子孫皆為二王後湯為夏氏立後經  
傳雖不載然有商之興固當以禹之裔為二王後無疑矣  
仲虺之誥稱湯之德有曰茲率厥典言其能率循舊典不

易故常也豈其於崇德象賢之事獨不稽古乎至周則封  
微子於宋至封舜後於陳封東樓公於杞亦必因成湯封  
舜禹之後於陳杞可以推而知也似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鄭氏曰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寓或為託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寄公之子為臣之事喪服傳云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為失地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為臣也

嚴陵方氏曰失地之君諸侯所以不臣之者以其嘗為南面之君故也然以失地則其賢不足尊也故古者不使之繼世

馬氏曰古者寓公非有大功德不同繼世雖然諸侯猶擇

其賢者而用之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鄭氏曰答對也辟君辟國君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大夫君辟正君之事諸侯則稽首於天子大夫則稽首於諸侯家臣不稽首者非是尊敬此家臣不令稽首以臣於國君已皆稽首今大夫之臣又稽首於大夫之君便是一國兩君故云以辟君也大夫得稽首於諸侯不辟天子者諸侯有大功德出封畿外專有其國故大夫得盡臣禮以事之

嚴陵方氏曰南者陽之位北者陰之位君以陽明爲德故南鄉而有答陽之義所以向明也臣以陰順爲德故北面以答君所以示順也君非臣之所敵故不可言答臣臣者

君之所統故不可言答陰於君曰鄉則不斥其體君尊故也周官司士於王曰鄉自公而下皆曰面莊子言堯之爲君曰南鄉言舜之爲臣曰北面皆此意也然對而言之則如此離而言之君亦可以言面故易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經言聖人南面而立周官大祝辨九拜而以稽首爲先則稽首者首至地而爲禮之隆也諸侯之大夫陪臣而已以陪臣之卑而可以當拜禮之隆乎必有君道之尊者乃可以當此坊記大夫不稱君則大夫固無君道矣  
延平周氏曰天道降於南方故君之南鄉答天也陽即天也

馬氏曰君者兼天子諸侯而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蓋取諸離是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荅已也

鄭氏曰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君尊大夫之事謂大夫有物獻君使人獻之不親來獻君有物賜大夫大夫不面自來拜案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鄭註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

嚴陵方氏曰此謂諸侯大夫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耳故於大夫有相荅之禮焉獻弗親有賜不面拜非敢怠也慮煩君之荅已而已親則必面獻亦必拜其言互備也

延平周氏曰君有荅於大夫尊賢也大夫不親獻不面拜貴貴也

馬氏曰非不役志於獻而有慢君之賜也蓋禮無不荅而上之不虚取於下也為其君之荅已故弗親不面拜禮從其簡而已亦所以尊君也

鄉人禘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鄭氏曰禘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禘或為獻或為儺朝服立於阼神依人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孔子存神之事鄉人驅逐強鬼孔子恐廟神有驚恐身著朝服立於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馬氏曰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於周方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季秋孔子聖人德合於神明矣非俟於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儺者不違眾以立異也

山陰陸氏曰禘讀如陽禘以達陽制名儺言難陰而已方

言存室神也邪言讎非所謂敬

石林葉氏曰禘讀如陽讎有二名讎猶禳也以禦陰為義故文從讎禘猶禳也以抗陽為義故文從易此以存室神也故以禘為名鄭氏以為強鬼之名誤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鄭氏曰何以聽何以射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女子設悅

孔氏曰此一節論祭廟擇士之射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容相應何以射者言何以能使射與樂節相應善其兩事相應故鄭註射義云何以言其難也為士之法理合能射不能則乖於為士之義案內則云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所以設弧者示有射道以其未能所以縣

之長大不得不能則辭以疾言以疾病而不能與初生縣弧相似故云縣弧之義也

馬氏曰射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然後可以言中其容體比於禮非難而其節比於樂為難故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蓋射必以聲而後發發而不失其節此君子之所難也以其節聽之在耳而得之於心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其妙至於如此而非可以言喻故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何以聽何以射者其難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妙難口傳雖欲問之不知其何以也故曰道無問無問問之是責窮也

慈湖楊氏曰人皆曰所以聽者以耳而所謂耳者膚與肉而已膚肉能聽乎孔子於是致其問曰何以聽人皆曰所

以射者心與手而所謂心者何狀方其挽弓挾矢而心已注於鵠及其射已心又若入而執之無得視之無見窮之無鄉域卒不知其所孔子於是又致其問曰何以射烏虜至哉射者即聽者聽者即視者視者即思者是數者雜出而並用何本何末何始何終無所不通是之謂大同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鄭氏曰居讀為姬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齊者止樂而二日擊鼓則是成一日齊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祭失禮之事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不樂不弔專其一心用以祭祀猶恐為敬不足於時祭者致齊三日之中而二日伐鼓使祭者情散意逸故譏而問之延平周氏曰君子無故不去樂故致齊之不舉樂者三日然後用之以祭猶恐不敬果於齊之二日伐鼓則何居何

居者疑而歎之之辭也

山陰陸氏曰此豈魯事歟不目言之諱也

嚴陵方氏曰家語云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絕蓋其事矣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鄭氏曰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朝

市宜於市之東偏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孔氏曰此一經論魯失禮之事繹祭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內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謂朝時而市當於東方謂市內近東也今乃於市內

西方三事皆違禮故言失之矣釋宮云門謂之祊孫炎云謂廟門外禮器云為祊乎外故鄭知祊在廟門外也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故鄭知西室也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云繹又於其堂也祊是室內求神繹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故云二者同時也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釋者云繹又祭詩絲衣云繹賓尸但有繹名而無祊稱是大名曰繹也案儀禮有司徹是上大夫儋尸也但於堂上獻尸獻侑全無室中之事又絲衣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下云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是接尸也故知祭神禮簡事尸禮大天子諸侯謂之為繹在祭之明日於廟門外西室及堂而行禮也上大去曰儋尸與祭同日於廟堂之上而行禮也引周禮皆司市文為主者據其多爾

嚴陵方氏曰祭之正日索祭謂之祊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

山陰陸氏曰祊在當日繹在明日故曰繹又祭也鄭氏謂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非是也然則繹在廟門外祊在廟門內而禮器曰為祊乎外者蓋祊雖在內自堂視之亦外也故祊門內也又曰詔祝於室而出於祊儀禮若不賓尸舊說云謂大夫有疾病攝昆弟祭是也鄭氏引曾子問疑之蓋失之矣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自謂庶子攝非概論攝主也

延平周氏曰詩之序曰絲衣繹賓尸也詩又曰祝祭於祊蓋廟門外謂之祊而繹者紬繹而求之也繹之於祊一祭也繹言其意祊言其地今若離之為二祭其說非也周官營國之法王立朝於前而其朝有三后立市於後而其市

九百甲二  
禮記集說卷之十四  
亦有三朝雖有三皆南也市雖有三皆北也則所謂朝市  
之於西方其說亦非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  
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  
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鄭氏曰墉謂之墉北墉社內北墉也國中之神莫貴於社  
故日用甲也大社王爲羣姓所立屋之北墉絕其陽通其  
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

孔氏曰自此至反始也一節總論社神之義兼明所祭之  
禮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  
社祭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主陰氣也社既主陰陰宜在  
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墉下  
而南嚮祭之是答陰之義也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

之初始故用之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  
不爲屋以受霜露風雨是天地氣達也達通也喪國社者  
謂周立殷社以爲戒天是生法無生義故屋隔之令不受  
天之陽也薄社即殷喪國社也既屋之塞其三面唯開北  
牖示絕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鄭知大社爲羣姓所立  
者祭法文但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  
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勾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  
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  
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爲原隰之神若賈逵馬  
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爲  
鄭學者通之其社稷制度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  
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爲之若諸侯受  
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等是也天子諸

侯各有二社祭法王立大社王社諸侯立國社侯社是也  
 又各有勝國之社此云喪國之社是天子有之也春秋亳  
 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拵之拵其上而柴其下是魯有  
 之也襄三十年左傳烏鳴於亳社是宋有之也其所置之  
 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  
 為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為立者在藉田之中其  
 亡國之社穀梁傳云以為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  
 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間於兩社為公室輔魯之外  
 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云  
 間於兩社其卿大夫以下社案祭法置社註云大夫不得  
 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  
 如鄭此言則周之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奏漢以來雖非  
 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

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其大  
 夫以下所置社皆以土地所宜之木則論語云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故大司徒云而樹之田主各以其  
 野之所宜木是也其天子諸侯大夫皆有稷故註司徒田  
 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也田主尚然故  
 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其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  
 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是有稷也其社之祭一歲有三  
 仲春民命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  
 割祠於公社是三也其社主用石故鄭註宗伯云社之主  
 蓋用石案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鄉營並壇共門或  
 曰在社壇北其用玉無文不可強言今禮用兩圭有邸  
 秦溪楊氏曰王鄭之學互有得失若鄭云勾龍有平水土  
 之功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則鄭說為長

丘氏曰社者所在土地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也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若唯祭此五者則都邑之土人不賴之乎周禮地官唯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為社蓋社之所祭祭邦國郊原之土神也社既土神不曰祇而曰社者蓋以土地人所踐履而無崇敬之心故合其字從示其音為社皆所以神明之也稷既百穀之神不言穀而云稷者蓋直以穀言之為人所褻慢諸穀不可徧舉故舉諸穀之長言之

長樂陳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王社侯社國中之土示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

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藉田然國語云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或然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為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裁之

類祭大故天裁之彌祀君行有宜宮成有頤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他則唯吉而已祭之牲以大牢其遇天裁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黝其祭血祭其罇大壘其樂應鍾其舞帔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非夫深知禮樂之情者孰與此哉先儒有以王社有稷壇原隰為稷神有以勾龍為社而非配社柱為稷而非配稷後世又有以夏禹為社配有以成亥為社日有以先農為帝社有以大稷為稷社皆臆論也餘見祭法

禮書

金華唐氏曰先王之祀上下達禮未有如社稷者也耕耨斂藏人力所可勉旱乾水溢則繫於神祇故凡先王神祇之事皆為民祈穀也天尊地親故事之不同噫嘻事之以誠載芟事之以力載芟良耜人事盡矣不敢謂人事之盡

而忽於神也故祈焉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忘於神也故報焉祈非吾過求也振古如茲矣報非止於今也欲其有繼焉所謂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者涖卜來歲之稼之意也諸侯危社稷而變置者古有之矣旱乾水溢而變置社稷者未聞焉孟子謂民為貴社稷次之故舉是禮以言人君固不可舍己而求之神也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宮后稷不克宮社宮也意吾常禮之未修則祈社修矣意吾變禮之未舉則郊宮徂矣而終不敢以責神也自反而已自勉而已周之先王其於豐凶之祭所以敬事社稷者蓋如此故社稷國之主也兵農之事繫焉古者兵出於鄉遂丘乘其本在社有社斯有民有民斯有兵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故奉之主車戮則行焉勝則獻焉報本反始焉耳言公社以別私言民社以別官王與諸侯為



羣姓立者公也自為立者私也里社民社也百室以上官社也命民社則下通於二十五家之里社大割祠於公社則王之社而已事地之禮有公而又有私者親地也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於天子而無二尊事地察故下達於庶人而且有公私焉尊親之辨如此

嚴陵方氏曰社必用日之始何也蓋陽始於甲而物生陰極於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焉天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焉夫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天地相須之義也故聖人制禮以致其義焉大社即祭法所謂王社也以王社為大則自侯社而下皆為小矣達者上下達之謂也上則達天之氣以濟乎下下則達地之氣以濟乎上故以達言之喪國之社即媒氏所謂勝國之社也勝言

我所勝喪言彼之喪其實一也於大社言必受霜露風雨於喪國之社言不受天陽亦互言之爾薄社書並作亳薄與亳同

馬氏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此言社而不言稷者蓋社總祭五土之神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是也稷則止於原隰而已言社可以兼稷也祭法言天子諸侯立社而不言稷亦以此日用甲用日之始則郊用辛用日之成也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則郊宜用甲社宜用辛天雖主於生物亦有以成之則天之道所以明地雖主於成物亦有以生之則地之道所以神蓋郊所以明天道故用辛社所以神地道故用甲曲禮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郊者外事也社者內事也而此言郊用辛日之柔社用甲日之剛者說者以為郊社至尊之祭不可同於內外此說得之

霜露風雨之氣達則萬物之所以生也故天子大社必受  
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示其有生物之功也喪國之社  
屋之使之不受天陽示其生物之功息矣

延平周氏曰凡言南鄉皆位於北而南鄉則南鄉皆荅陽  
也此言君南鄉於北墉下蓋位於南而鄉於北墉之下故  
曰荅陰之義也東方陽也甲者陽中之陽也社用甲而不  
用乙欲其以陽召陰也西方陰也辛者陰中之陰也郊用  
辛而不用庚欲其以陰召陽也以甲為用日之始則誤矣  
古之營國之法前朝則立大社後市則立亡國之社欲示  
其存與亡常相為對以戒於有國者也故前之立大社則  
上不屋下不棧欲其達天地之氣也後之立亡國之社則  
屋之所以不受天陽不受天陽者示其天亡之也於北為  
墉使陰明而不使陽明也所謂喪國之社與薄社者皆亡

國之社也喪國以人言薄以地言

新安朱氏曰或說稷是丘陵原隰之神或云穀神看來穀  
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社如何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